联系我们——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2018
2月上



STORIES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3

故事迎新 好运当头

真情本无语



陶云韫 故事会红版编辑
Tao Yunyun Stories Editor

路易是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同时，他也是一个单身父亲，独自抚养八岁的女儿。

这天，路易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战区进行慰问演出。临行前，女儿手捧自己养的小黄鸭，央求爸爸带上它，说可以保佑爸爸平安。路易笑着拒绝了，对女儿说："宝贝，爸爸要去很危险的地方，没办法带它一起去的哟！"

慰问演出很成功。演出结束后，路易和几个演员准备打道回府。由于在战区，所以他们要等直升飞机来接他们走。

路易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他趁候机的空当，去附近转了转，没想到误打误撞，与一行本地人狭路相逢。本地人一看路易有张美国人面孔，当即起了警戒之心。几个妇女一边讲本地话，一边用手飞速比画，路易则结结巴巴地说着英语、打着手势，对方却一句也听不懂。路易这时才发现，尽管自己是吃开口饭的，平时随便讲一个段子就能逗笑上千人，但面对语言不通的情形，他也毫无办法。

情况愈发混乱，几个高大的壮丁冲了过去，一把推倒了路易，路易惊慌失措，说话的嗓门也更响了。有孩子见状，开始哭了起来。

眼看肢体冲突在所难免，奇迹发生了。一只小鸭子跌跌撞撞地从路易开了口的背包里走了出来，摇摇摆摆地晃到了众人中间。路易和本地人都愣住了。几个妇女和孩子迅速地跑了过去，小心翼翼地捧起毛茸茸的小鸭子，露出了惊讶的笑容。几个壮丁见到小鸭子，竟也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微笑。本地人敌意的表情消失了，他们笑嘻嘻地看着路易，那表情似乎在说："我们明白了，你是个好人。"

等路易回到家，他的女儿揭开了这个秘密。原来，她趁爸爸出发前，偷偷把小鸭子藏进了路易背包深处。这只小鸭子的生命力竟然那么强，而且在关键时刻，化解了一场语言不通带来的危机！

有些东西，无须语言解释也能打动人心，产生共鸣，化解矛盾。真情本无语，尽在不言中。

（插图：丁德武）

648 CONTENTS
2018 SEMIMONTHLY 2月上半月刊
故事会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2018年第3期
上半月刊·红版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
本期责任编辑 陶云韫
电子邮箱 taoyunyun1101@163.com
发稿编辑
吕 佳 姚自豪 丁娴瑶 曹晴雯
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5114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广告业务 021-6433 4376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
·媒体部·
新媒体 021-6467 7160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5.00元



吃香蕉

小静在朋友圈发了个视频，视频一开始，十个月的女儿拿着一根香蕉，吃得很开心，吃到一半却哭了起来。

有朋友惊奇地留言："天呀，才十个月，这么小就会自己吃香蕉啦？"

小静回复："是啊。"

朋友又好奇地追问："那她吃到一半又为什么哭？"

小静回答："现在天气冷，她衣服穿得厚，但她的胳膊短，吃了一半，她就够不着了呀！"

（旗艺果）





（本栏插图：包丰一）

爱的抱抱

早上，有个小朋友一进幼儿园就对老师说："老师，我今天头痛。"老师蹲下身子，抱了抱那个小朋友。

这时，又有个小朋友"噔噔噔"跑过去，一脸期待地看着老师。

老师问："你怎么啦？"

小朋友说："老师，我明天就肚子疼了……"

（小喔喔）

出淤泥而不染

阿华陪老婆回娘家，看到老丈人新养了一盆莲花。

阿华赶紧拍马屁："老婆，你就像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老丈人听到了，眉头一皱："说话注意点！我们家是淤泥？"

（火箭熊）



望子学医

老婆：“我希望我们的两个儿子将来都可以成为医生！”

老公：“可是，他俩的性格差别太大，一个内向，一个外向。”

老婆：“所以学医才最适合他俩的性格发展。你想，将来他俩一个做内科医生，一个做外科医生，不是挺好的吗？”

（田晓丽）

面相大师

小张自称懂面相。这天，有个同事问道：“你帮我看看，我是左脑发达，还是右脑发达呢？”

小张认真地看了好一会儿，说：“嗯……你左右脑都发达。”

同事问：“怎么看出来的？”

小张笑笑，说：“你头大。”

（海底飞花）

碗太大

一个顾客对拉面馆老板抱怨道：“你们店的碗太大了。”

老板惊讶地问：“碗大不好吗？胃口再大，一碗肯定能饱！”

顾客说：“上次我在你们这端着碗吃面，有人把我放在桌上的钱包、手机拿走了，我都没发现！”

（月月鸟）

最难办的事

语文课上，老师出了作文题，是命题作文，“记最难办的一件事”。

半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快写完了，可小王同学一个字也没有写。

老师走过去，问：“时间快到了，你怎么还不动笔？”

小王同学皱着眉头，说：“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潘　烨）





两种方法

小丁向朋友请教，怎么样才能让老婆高兴。朋友答："有两种方法，第一是给她买包，第二就是和她讲笑话。"

第二天，小丁满脸是伤来见朋友，抱怨道："你教的方法一点都不好用，还被我老婆打了！"

朋友问："你说说看，你怎么做的？"

小丁说："我先跟老婆说：我要给你买个包；老婆刚露出笑容，我又说：我跟你讲笑话呢！"

（风吹麦浪）



如此称呼

甲："现在的妹子，见到好看的男生会喊他们小哥哥、小鲜肉，甚至是老公。"

乙："要是长得不好看呢？"

甲："统一称呼：那个男的。"

（球妈妈）

付药费

一个老伯在医院咨询台问去哪儿付药费，护士告诉了他。一旁有个大妈也要去付费，见状赶紧跟住老伯一起走。

直到老伯走出门诊大楼，要往大马路走时，大妈忍不住问道："您去哪儿交费啊？"

老伯说："我回家取钱。"

（摩西斯）

巧妙的奉承

小张对上司说："早上坐地铁，看到一个人长得特像你。想过去打招呼，但人太多，挤不过去。不过到了第二站，我立刻就发现他不是你。"

上司笑笑，问："你终于挤过去看清楚了？"

小张摇摇头："没有，到站后上来一个孕妇，那个人没有让座！"

（沈顺富）



微信留言

编辑对作者说："你那篇文章被微信公众号转载后，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

作者很惊喜："真的吗？是哪篇？"

编辑说："就是讲一个女人在山里迷路后，三十天不吃不喝活下来的文章。我们收到三百多条留言，都说想娶那个女人。"

（末路任）

大有进步

小虎缺乏文艺细胞，学校每次搞活动，总轮不上他。

这天，小虎兴奋地对妈妈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学校下周开运动会，我被选进鼓号队了！"

妈妈惊讶道："儿子，你学会敲鼓啦？"

小虎说："不，我是抬鼓的。"

（一梅盐）

推销妙招

推销员向男人推销跑步机。

男人说："我才不花这冤枉钱，我每天在马路上跑步是免费的。"

推销员笑笑："你买了我的跑步机，可以每天在家里裸奔，奔完直接去洗澡，多爽啊！"

（荷之韵）

浪费钱

妈妈带兄妹二人玩海盗船。下来后妹妹直哆嗦，哥哥却跟没事人一样。

妈妈对妹妹说："吓成这样子，以后别玩了，浪费钱！"

哥哥在一边笑，妈妈又说道："你一点都不怕，下次也别玩了，浪费钱！"

（芳　子）



本栏欢迎来稿。请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最高稿费为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taoyunyun1101@163.com



好个「低头族」

张晶晶



林放是个名副其实的“低头族”，只要手机在握，他是坐也看，站也看，就连走路也不忘刷个屏、点个赞。为了让儿子戒掉手机瘾，林妈想尽了各种办法，却从来不见效。一天，亲戚王婶给她出了个主意：“送你儿子一条宠物狗！养了狗，就得每天喂狗、给狗洗漱、陪狗遛弯儿。只要养了狗，保证他没时间玩手机了！”

林妈听得连连点头，立马花大价钱给儿子买了一条可爱的金毛猎犬，取名叫豆豆，还隔三岔五地打电话给儿子，询问养狗的情况。林放总是说，豆豆吃得饱、玩得好，每天还出去散步遛弯儿，让妈妈放心。听儿子这么说，林妈悬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一天，林妈听到一个消息：社区宠物协会要举办一次宠物狗技能大赛，奖品丰厚。为了鼓励儿子好好养狗，她替林放报了名。

比赛那天，林妈在候场区见到了儿子，她不禁吃了一惊：儿子居然一点儿也没变，还是捧着手机，玩个没完没了。她抱怨道：“别人家的狗个个训练有素，不仅会作揖、翻筋斗，还会跳舞、做算数。可你呢？什么也没教，让豆豆怎么去比赛啊？”林放淡定地玩着手机，头



也不抬地应道："妈，放心吧，咱们家豆豆差不了！"

说话间，比赛开始了。

第一个项目是"篮中取蛋"，要求狗狗们从一个竹篮里叼出一枚鸡蛋交给主人，鸡蛋凡有任何磕碰都算输。

哨音一响，十几条狗争先恐后地向着竹篮奔去，可到了叼鸡蛋的环节，大部分狗狗张开嘴，一碰到鸡蛋，就咬了满嘴的蛋液，还有不少在回来的路上前功尽弃。

"豆豆，去！给我叼过来！"林放指了指篮子里的鸡蛋，豆豆立刻会意地冲到篮子前，摇晃着脑袋，不断调整着下嘴的角度，很快，它将一枚鸡蛋叼了出来，像含着一件值钱的宝贝，一路呵护着，小心翼翼地放到林放的手心里。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场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林妈忍不住悄声问儿子："这真是你训练的？"

"当然！"林放一边忙着用手机发朋友圈，一边得意地说，"我上厕所的时候老是忘带手机，没手机我怎么上厕所呢？我就叫豆豆给我叼过来，可手机屏幕多金贵呀，要是豆豆下嘴重了或是不小心把手机摔了，准会挨我一顿揍。这不，很容易就练出了一嘴好功夫！"

林妈听着，还没回过神呢，第二个项目开始了。主持人在地上画了几个大圈，要求参赛的狗狗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呆在圈里不乱走，中途踏出圈外就算输。

林放自信地把豆豆牵进圈内，然后拍了拍它的脑袋，叮嘱了几句后，就退到一旁，又玩起了手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狗狗们一个个按捺不住了，纷纷离开原位去寻找自己的主人，唯独豆豆还老老实实地蹲在那里，最后眼睛一闭，索性打起了盹儿。

"这一局，豆豆胜！"主持人将林放请到台上，好奇地问道："你能不能告诉大家，比赛前到底跟豆豆说了些什么呢？"

林放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告诉它，我的手机刚刚搜到一个免费的无线网络热点，要多呆一会儿。它知道我一看手机就是大半天，所以就放心大胆地睡觉去了。"

在一片掌声中，林妈却不住地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项目加大了难度，是主人蒙住双眼，让自己的宠物狗充当一次导盲犬，谁能最快最顺利地到达终点就获胜。



还别说，这一关的障碍真不少，主人们不是被带进了水坑，就是撞到了大树，或是卡在了栏杆上……只有豆豆昂首挺胸，像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一般沉着冷静，带着林放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障碍。

眼看着豆豆就要接近终点，人群中突然有人起哄："那金毛猎犬本就是一只导盲犬吧？这场比赛不能作数！"

全场一片哗然，林放闻声，气愤地取下眼罩，和那人争论起来。

主持人示意大家安静，他走过去对林放说道："你怎么证明它不是一只专业的导盲犬？"

林放自豪地说："它本来什么都不会，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主持人似乎不太相信："要知道，训练一只导盲犬并不容易，既费精力又花时间，你是如何做到的？"

林放顿时涨红了脸，吞吞吐吐地说道："我带豆豆外出时总是拿着手机看，所以一路上基本由它拉着我走。刚开始，的确出了不少状况，可慢慢地，我们越来越默契了，它的任何一个举动我都能做出正确的反应……"

听着儿子的回答，林妈的脸色越变越难看……

第二天，王婶兴奋地来电话了："林放那小子养狗还真有一套，听说在大奖赛中拿了特等奖呢！这下你放心了吧，能那么花心思训练狗狗，他的手机瘾一定戒掉啦！"

林妈没好气地说："戒手机瘾？他驯狗都靠玩手机！再说了，这次特等奖的奖品是一部最新款iPhoneX，你说，他这手机瘾还能戒得了？"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插图：孙小片）









失手

张佳竹

拆白党刘子羽生平从来没有失过手。

那时候，刘子羽住在东大街的一间公馆里，目标是一个小家碧玉。他得手了，把人家姑娘迷得神魂颠倒，跟他私定了终身，但是姑娘家里不同意，因为他伪装的身份，是一个被家里赶出来的少爷，姑娘的父母觉得他又没谋生手段，又无法回归家族，姑娘跟着他会受苦。可姑娘家热恋头上，哪会考虑这些，被刘子羽三言两语一鼓动，席卷了家里的一些细软，跟他私奔了。刘子羽不用施展什么手段，就轻而易举地把她卖了。

事情还没完，刘子羽把姑娘卖了，还找上门去，问人家父母要人。人家不见了女儿，正着急，见刘子羽找上门来，就扯着他要报官。刘子羽愤愤不平，倒过来扯着人家父母去报官，说他和姑娘两情相悦，是他们横加干涉，不知道把姑娘藏哪儿去了，吵着嚷着要他们把人交出来。

姑娘的父母见刘子羽情真意切，不像作假的样子，况且如果真的是他把人拐走了，哪里还敢上门吵闹，也就真以为是自己家姑娘受不了管束离家出走。这事说出去也是个丑闻，就没把事情闹开。



姑娘家里没把事情闹开，刘子羽反而不干了，吵着要和他们一起去找姑娘，赖在他们家不走了。姑娘的父母没办法，只好送了他一笔路费，让他自己去找姑娘，找着了就当是嫁妆，刘子羽这才走了。

这样，他就从姑娘家弄到了第二笔钱。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别急，还能弄到第三笔。刘子羽从姑娘家拿到钱后，出去转了一圈，隔了十天半月，再次风尘仆仆闯到姑娘家里去，惊慌失措地对姑娘的父母说，他在一家青楼里远远地见到了姑娘，马上就赶了回来，要拉姑娘的父母一起去给她赎身。

姑娘的父母听了也是大惊失色，马上就筹了一大笔钱，到青楼一问，确实有个姑娘叫这个名字，但是不让见人，要看，把人赎了回去慢慢看。姑娘的父母救人心切，就把赎金交了，结果人领出来一看，名字对了，人不对，根本不是他们家姑娘。

这事还不能怪刘子羽，因为他也是救人心切。至于那赎出来的姑娘，她倒是愿意跟着老两口回家，可谁敢领着个窑姐儿回家啊？于是转了一圈，人家又回去了。

就这样，拆白党刘子羽从一个小家碧玉身上弄到了三笔钱，这叫“梅花三弄”，是拆白党最厉害的手段。

刘子羽弹了一曲“梅花三弄”，有段时间闲了下来，天天在公馆附近的公园里闲走。日子久了，他就发现有个穿学生装的姑娘也跟他一样，每天下了学在公园里闲走。起先没什么，后来两人熟了起来，刘子羽看她挺有意思，就逗她说话，一来二去，结伴闲走也成了习惯。

那姑娘跟着父母住在不远处的陈公馆里，上的是教会的女子学校。刘子羽感觉陈小姐天真活泼，对她很有好感，也不打算朝她下手。陈小姐的父母认识刘子羽后，有时叫他到家里来打麻将。刘子羽隔三岔五就去陈公馆输上几十上百，陈先生陈太太有意无意就打听他的家世，这是摆明了态度，同意陈小姐跟他交往了。

刘子羽原先并没有对陈小姐抱什么心思，不过被陈先生陈太太这么一挑动，也有些动心，就和陈小姐正式交往了起来。刘子羽不打算用拆白手段对付她，他真的打算跟陈小姐在一起。这些年他也存了些钱，正好借机金盆洗手，漂白自己。

刘子羽和陈小姐交往了一阵，两家人都没什么意见了，就下了聘。



为表示自己的重视，他很是下了一番本钱在聘礼上。下了聘就是未婚夫妻，刘子羽拆白党出身，哄姑娘的手段自然不必说，很得陈小姐欢心。谁知道在一次出去的时候，却碰上了洋律师理查德。

理查德表面上开着律师行，其实干的是买卖人口的勾当，专门把女的往海外卖，跟刘子羽是一条线上的老搭档。理查德看见刘子羽带着陈小姐，不禁会心一笑，用外文跟刘子羽说："密斯特刘的手段真叫人佩服。"

刘子羽吓了一跳，忙对他说："这是我的未婚妻。"还加上一句，"念的是教会学校。"示意陈小姐可能听得懂外文。理查德果然会意，跟他客套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后，递给他一张外文的合同就走了。



这合同其实是卖身合约，以前刘子羽骗的姑娘基本不懂外文，很容易就能骗她们在上面签字。刘子羽不能跟理查德分辩陈小姐真的是自己的未婚妻，只好匆忙把那纸卖身合约塞进口袋，不让陈小姐看见。陈小姐看着理查德走远，饶有兴致地问道："这洋人是谁？跟你说的什么？"

刘子羽大感蹊跷，问道："你听不懂外文？"

陈小姐不好意思地说道："学校里教的只是礼仪和一些常识，还是用国文教的，所以我根本不懂外文。"说着追问道，"他递给你的是什么东西？"

刘子羽松了一口气，掏出那张纸，笑道："那洋人是个律师，这东西是一张遗嘱，是我家里一位长辈去世了，要把遗产留给我，我还没想好要不要接受，他就把遗嘱留给我了，让我想好了之后，签上字给他送去就好。"

陈小姐天真地问："为什



么不接受？”

刘子羽说：“我是和家里闹了意见出来的，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想再有什么瓜葛。”

陈小姐理解地点点头，又随口问：“这遗嘱是签上字就马上能生效的吗？”

刘子羽点头道：“是，就是一份财产转让的协议，签上字送去给那洋律师就行了。”

既然陈小姐不懂外文，刘子羽就放了心，带着她去买了一些首饰，哄得她笑逐颜开后就带她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刘子羽发现口袋里的那份卖身合约不见了，也不以为意，以为随手丢到哪里去了。

过了几天，刘子羽去陈公馆打麻将，却见陈先生陈太太面容憔悴。陈太太两眼通红，哭着对刘子羽说，陈小姐失踪了，家里人已经找了几天，却毫无音讯。刘子羽大为惊讶，答应帮着打听寻找。

可是不管大家怎么寻找，陈小姐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刘子羽百思不得其解，心里十分郁闷。这天，洋律师理查德忽然来拜访他，一见面就对他大加赞叹，说：“密斯特刘，想不到你现在的手段越来越精湛了。”

刘子羽听得一头雾水，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听理查德接着说道：“能做到把人卖了，还让被卖的人自己拿着卖身合约来找我的，密斯特刘，你是第一个。”

听到这话，刘子羽马上想起口袋里那张不见了的卖身合约，再仔细一想前因后果，这才明白陈小姐“失踪”的缘由……

拆白党刘子羽生平从来没有失过手，但让道上的人不解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忽然洗手不干了。

（推荐者：何大力）
（发稿编辑：吕　佳）
（题图、插图：孙小片）





醉酒糗事

◆ 聚餐时，一个朋友谈他的酒桌经验，说只要一句话就能把整桌人都喝趴下，那句话是这样的："你醉了没有？没醉？再喝一杯吧；你醉了没有？醉了，反正都醉了，也不差这一杯！"果不其然，后来，我们整桌人也用这句话把他整趴下了。

◆ 大学时，室友喝多了，躺在床上难受得生不如死，我就出去给他买解酒药。买回来后，发现他已经安静地睡着了，我心想药不能浪费，就把他摇醒，看着他喝了解酒药又生不如死了半天才慢慢地睡着。



◆ 有一次喝多了，哭天喊地给暗恋了三年的人打电话表白，超大声地喊"我喜欢你"，在电话里连喊了三遍。结果在我等对方答复的时候，那边说话了："姑娘啊，我儿子出去了。"

◆ 昨晚老爹喝多了，躺客厅歇着，我和老妈决心坑一下我老爹，于是拿起他手机，问他微信的支付密码。一开始各种旁敲侧击，老爹根本不说，后来老妈故意嘀咕了一句："奇怪，密码不是你生日吗？"老爹非常自然地接了一句："明明是你的生日……"就这样，老妈在感动之余，把老爹微信钱包里的一千多元和我分了。

◆ 突然接到老爸电话："闺女，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周围一片漆黑，你妈电话打不通，快来救救我。"挂了电话，我飙着泪往家跑，找到老妈把事情跟她说了，问她该怎么办。老妈淡定地说："别理他，自己喝多了，反锁在厕所里出不来，还把灯关了！"

（推荐者：小桃桃）



句句扎心

◆ 在一个城市买房子，其实买的是这个城市的股票。

◆ 不能怪别人以貌取人，毕竟内心太远，而脸就在眼前。

◆ 既然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为什么还说不能用生日来做密码？

◆ 奋斗的理由：年轻时，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时，不拖累你生的人。

◆ 小时候觉得，一天很短，一年很长；现在呢，一天很长，一年很短。

（**推荐者**：周继红）

万万想不到

◆ 老婆出轨了，短信、微信、电话、邮件……能查的都查了，就是找不到证据，最后发现，居然用的是淘宝旺旺在聊天。

◆ 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奇迹，就是在我最穷的时候，睡觉梦见一串彩票开奖号码，于是我孤注一掷，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全部买了彩票。最后奇迹发生了，因为没钱吃饭，我喝了一个星期的白开水都没死！

◆ 凭我做四年幼师的经验：孩子把好吃的递给你，绝对不是给你吃的，而是让你帮他们把袋子打开。

◆ 看到一句励志的话：把每一天当成生命里的最后一天过。于是这个月我胖了 10 斤。

（**推荐者**：潘光贤）

女朋友那些事

◆ 恋爱中最矛盾的地方就是，女朋友老是幻想未来，却同时惦记着男朋友的过去。

◆ 女朋友的“在吗”，父母的“聊聊”，老师的“谈谈”，可以使你瞬间回想起你这辈子做过的所有坏事。

◆ 如果你要给女朋友买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那就按“贵”这个标准去买。相信我，最后也许会错，但一定不会错太多。

◆ 数私房钱，怎么数钱都对不上。我藏的钱最大面值才五元，怎么多出来十块钱？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女朋友看我太可怜了，她放的。

（**推荐者**：田龙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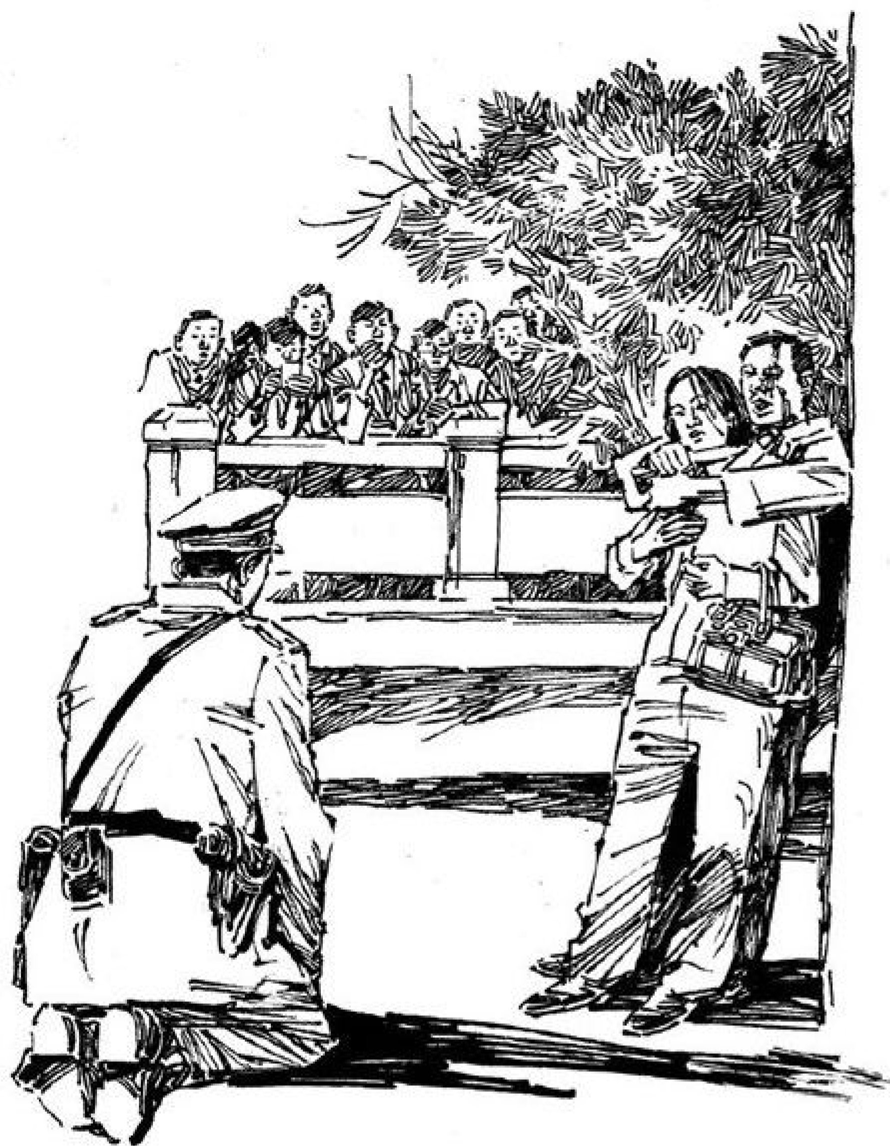
（**本栏插图**：孙小片）



当一个警察第二次面对丧心病狂的歹徒时，他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认输』的警官

□时海潮



韩定昆是个警察，他执行任务时胆大心细、无所畏惧，有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跟歹徒作殊死搏斗，是警队出了名的硬汉。

这天，在市区一家商场内，有个凶神恶煞的歹徒持刀挟持了一位女顾客。当韩定昆和同事们闻讯赶到时，现场形势危急，歹徒像是受了刺激，疯疯癫癫，时而嚣张地提着各种要求，时而咬牙切齿地扬言要与人质同归于尽。

可恶的是，歹徒十分狡猾，一直把头藏在身材高挑的人质后面，并且不住摇晃，再加之地形复杂，狙击手没有一击必中的把握。

围观群众一片骚动，歹徒张狂至极，咱们人民警察还不出手给他点厉害瞧瞧？

另一边，韩定昆和同事们正紧张地商量对策。突然，歹徒朝韩定昆大叫起来 ：“喂！你，过来！”

韩定昆与歹徒对视了几秒，他镇定地走了过去，还没走几步，歹徒又发出了指令 ：“跪下！”

韩定昆一愣，歹徒再次恶狠狠地大叫起来 ：“听到没有？给老子跪下，老子平生最恨的就是你们这



些警察，跪下，再不跪，一刀见红！”

围观人群像是炸开了锅，有个眼尖儿的小伙子认出了韩定昆，不禁兴奋道：“那可是咱们堂堂的警队英雄，岂会对个歹徒言听计从？看着吧，韩警官一定自有妙招！”

就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韩定昆面对歹徒的羞辱，只是点点头，就缓缓地跪了下去。

众人惊愕，歹徒却得意地笑了，他笑得太过放肆，情不自禁地扬起了头——“砰”的一声，狙击手把握机会，击中目标……

案件告一段落，可是韩定昆却遭来不少网友非议：众目睽睽之下，警界英雄对歹徒束手无策，竟无条件向歹徒下跪，实在窝囊！

有同事看不过去，对韩定昆说：“定昆，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迷惑歹徒才跪下的，是给狙击手创造机会……要不，我们替你解释解释？”

韩定昆摆摆手说：“我们警察面对各种险情的应急方案，真要解释清楚了，下次可就给歹徒留下钻空子的机会啦，这怎么行？比起这个，我受点委屈，算什么呢？”

时间飞快，很多年一晃而过，韩定昆依然战斗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但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一次，歹徒会离他这么近……

这天，一名歹徒在少年宫挟持了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他将孩子死死勒在怀中，手中尖刀抵在孩子的脖子上，发疯般地叫嚣：“韩定昆！韩定昆！你给老子出来！”

没错，这名歹徒就是商场人质挟持案的案犯，当年那一枪并未要了他的命，他服刑期满，出狱找韩定昆寻仇来了！他手里的孩子，正是韩定昆的亲生儿子，小飞！

韩定昆赶来了，歹徒狞笑着大叫道：“姓韩的，你可来了，蹲监狱的日子里我时时刻刻想着你啊，我一出来就想着要会会你呢！你毁了我，我要你给我跪下道歉，第二次跪下，不然，杀了你儿子！”

相似的情境，形势之恶劣却已然升级，围观人群都替韩定昆捏着一把汗：这一次，他不跪都不行了吧……

见韩定昆面色凝重，歹徒忍不住冷言道：“韩大警官，你别发愣呀，几年前就跪过一次了，再跪一次又有何难……”吃一堑长一智，歹徒说话间，一边凶恶地死盯着韩定昆，一边又小心谨慎地把整个身体猫在孩子身后。小飞已吓得大哭起来：“爸爸、爸爸……”他向韩定昆伸出胖胖的小手。



再看韩定昆，他凝视着儿子的眼睛，突然，他做出了决定：他弯下一条腿——他真要下跪吗？

只见韩定昆两腿成弓步，右手往斜前方一指，做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动作：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指令员指挥舰载机起飞时的经典动作。

众人一愣，这是干什么？韩定昆是急傻了？

歹徒也愣了，而几乎就在同时，小飞也动了：趁歹徒一走神，他猛地“哧溜”往下一蹲，然后做出了跟韩定昆一模一样的动作：半蹲下一条腿，右手往斜前方一指。

歹徒回过神后大惊，正要抓回小男孩，此时此刻，韩定昆像豹子一样行动了，他闪电般从身后抽出早已上好膛的枪，急速举起、击发——子弹稳稳地射入了歹徒的脑壳。



歹徒一定不知道，韩定昆平时和儿子经常玩一个游戏：模仿“辽宁舰”上帅气的指令员，做出起飞的姿势。儿子最崇拜的就是“辽宁舰”上的军人，韩定昆一做这个动作，儿子立即跟上，已成条件反射。

事后好多人问韩定昆，这次为什么没有下跪，当时歹徒挟持的，可是他的亲生儿子。

韩定昆认真地说：“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危，让我再下跪一次，我也愿意。不过，当年我向歹徒下跪的事，大家对此的反应警示了我：人民群众不但把生命安危交在我们手里，也把尊严和我们绑在一起，他们气我给歹徒下跪，也替我委屈啊！”韩定昆低头抚摸着小飞的头，心疼地说：“这次，孩子也看着我呢，但凡还有机会，我就不能当一个向歹徒下跪的爸爸呀！”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插图：陆小弟）



住高楼华厦、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都抵不过至亲在身边的关怀。

瞧这老哥俩

□ 任黎明



老李头住在福禄家园，是个旧小区，设施简陋。他的棋友老孙头住在对面“东方之珠”，是栋高档电梯公寓。他们俩经常在楼下广场的一个亭子里下棋。

如果老李头输棋，他总想找点平衡，他知道老孙头独居，便说：“还没买菜做饭吧，赶紧去！我就不一样喽，我儿子已经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回家端起碗就可以吃啦！”老孙头知道他在挤对自己，因为赢了棋自己也不计较。如果老孙头输了，他也会含沙射影地说：“我儿子又从国外给我寄钱了，今天我要买只烤鸭，配一瓶洋酒好好吃一顿……对了老李头，你吃儿子做的饭也该腻了吧，要不上我家去，我一个电话，想吃啥别人就送上门。”老李头知道老孙头在显摆自己有钱，只在鼻子里轻轻地“哼”一声。

这天上午，老孙头状态不好，一连五局全是输。为了散心，他来到附近一家大超市闲逛，进门时，老孙头看见一个年轻保安正在那里搬运手推车，这小伙子长得跟老李头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老孙头想，难不成他是老李头的儿子？老李头曾神神秘秘地说儿子上班的地方是个机密单位，不方便说。要是所谓的机密单位只是超市，那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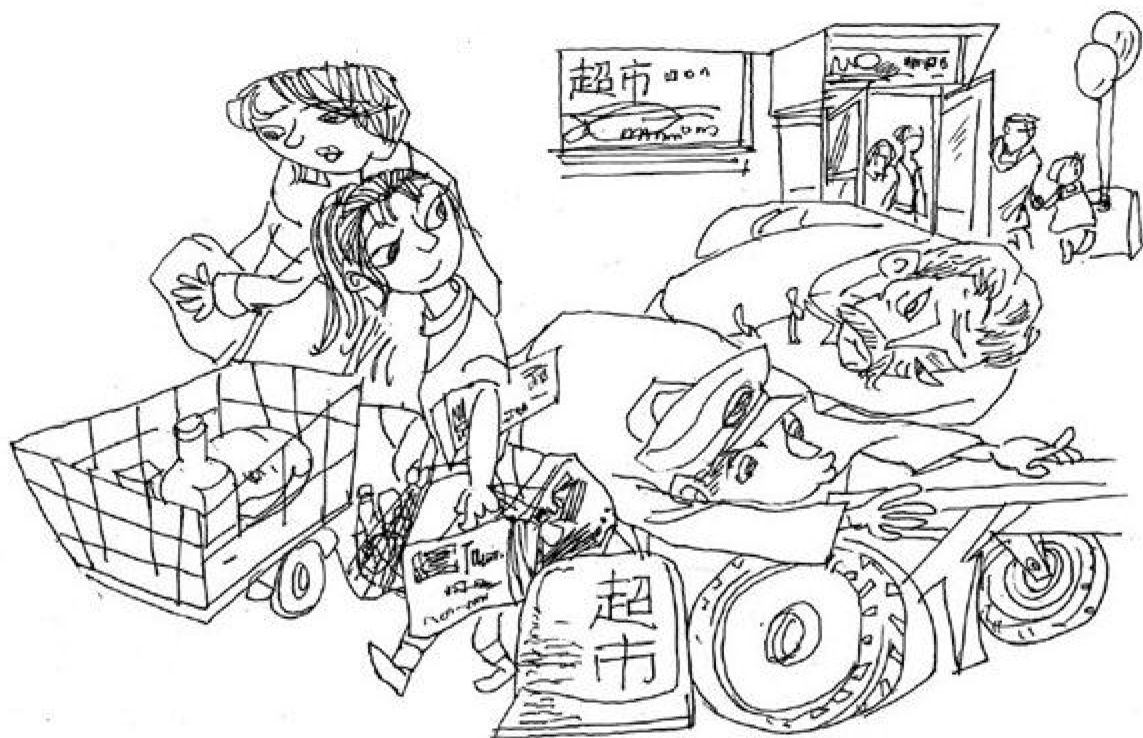
可得好好戏弄一下他，不光能解了上午输棋的不快，还能让老李头以后都嘚瑟不起来！

想到这里，老孙头凑到小伙子面前，看到他工作名牌上写着“李玉刚”，哈，也姓李，八九不离十，就是老李头的儿子！于是，老孙头推着推车，买了一袋进口大米和几包水果，结完账故意当着李玉刚的面，将推车推出了商场外。果然，李玉刚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拦住他说：“大爷，商场推车只能推到门口，不能出去！”老孙头说：“我就住东方之珠，我推回家马上还回来。”李玉刚解释道：“大爷，这是规定，请您谅解。”老孙头面露不悦，说道：“小伙子，你过来拎拎，我买的大米和水果，我一个老人家，你让我抱回去？如果不让我用推车，你得给我想个办法！”李玉刚笑着说：“大爷，对不住您。这样吧，我就住您对面的小区，要是信得过我，您给我留一个详细地址，我下班以后就把这些东西给您送过来，怎么样？”老孙头一听他住在对面，基本确定他就是老李头的儿子了，他等的就是李玉刚的这句话，如果李玉刚不提出来，他自己也会提出来。

老孙头答应了，他一再强调：“小伙子，我这些水果和大米价格不便宜，一定要准时送到！”

回到家，老孙头给老李头打了电话，说上午输太惨，下午要在自己家“报仇雪恨”，让他务必过来。

这是老李头第一次来老孙头家，一进门，他就被老孙头家里金碧辉煌的装修刺得睁不开眼。老孙头一个人住着这么大的房子，光客厅就有自己整套房那么大。老李头嘴上不说，心里可羡慕了。



老孙头摆出棋子开始厮杀，老李头愈战愈勇，赢了好几盘，可并不见老孙头生气。不知不觉，几小时过去了，老李头说：“你



今天心不在焉，还是下次再下吧！再说了，刚才我来你家的时候，看见单元门口贴着一个通知，说傍晚六点左右电梯停运，我还是先回去吧，要不然你这22楼，我可下不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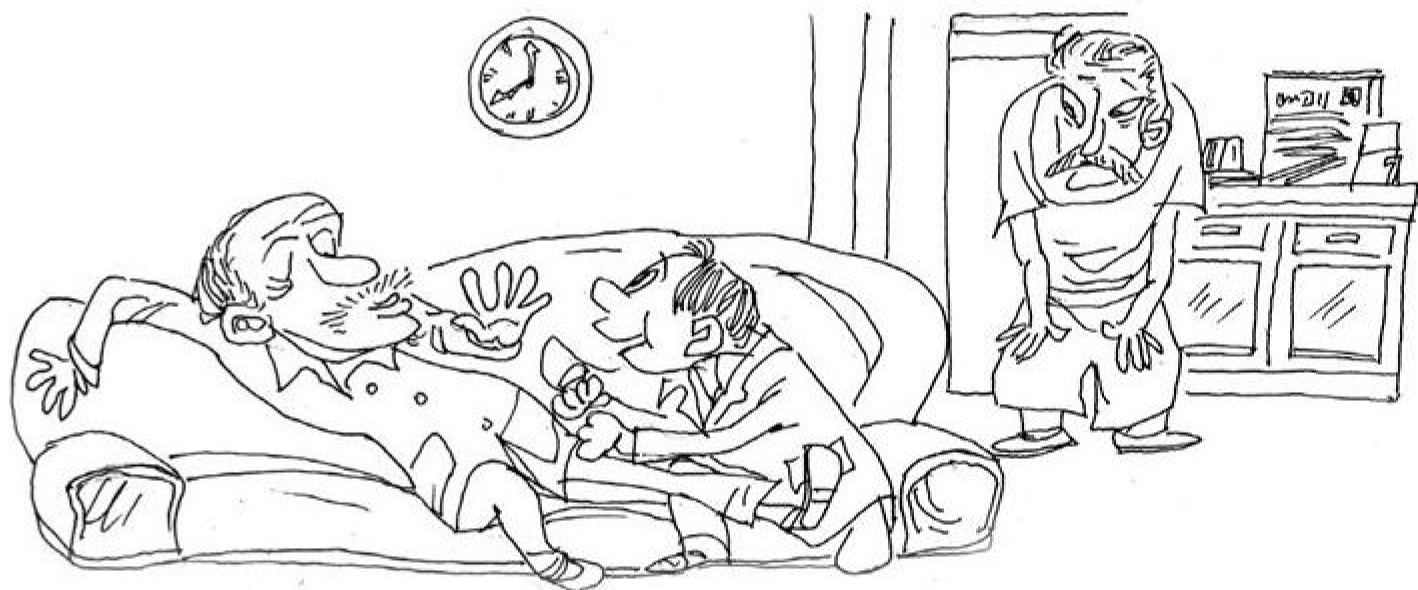
老孙头说：“我怎么没看见通知？你看错了吧！别着急，我在商场买了很多进口水果，一个人吃不完，一会儿就送来了，你一定要吃了再走。”说完，又摆好了棋子。

老李头拗不过老孙头，只得继续下棋。正在两人厮杀得难解难分时，门铃响了。老孙头站起来，说：“送货员上门了，现在这个社会真是太方便了，只要给钱，就有人替你跑腿！”老孙头打开门一看，只见李玉刚肩膀上扛一袋米，手里拎着一大口袋水果，累得直不起腰来，一颗颗汗珠从他脸上滚落到地上。李玉刚放下米，气喘吁吁地说：“大爷，东西我给你送来了。”

这时，李玉刚看见父亲坐在屋子里，惊讶地叫道：“爸！您怎么在这里？”老李头皱着眉、绷着脸，一言不发。老孙头故作惊讶地说：“你……你是老李头的儿子？不会吧！老李头说，他儿子是在国家机密单位上班呢！这……”

李玉刚憨厚地摇摇头，老李头气得脸色发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玉刚，走！”因为坐太久，老李头脚麻了，疼得又跌坐回沙发上，李玉刚赶紧过来帮他揉腿，说：“爸，电梯停运了，您腿不好，我背您下去。容我喘口气，刚才扛了那么多东西上楼，实在是累坏了。”

老孙头一听这话，不禁愣住了，原来老李头说电梯停运是真的！这么重的东西，李玉刚竟然扛着走到了22楼！老李头一定觉得自己是故意的！“报仇”的快意被内疚取





代，老孙头赶紧抽出 300 元钱，递给李玉刚，说：“小伙子拿着。”

老孙头话刚说完，只听“哗啦”一声响，老李头怒不可遏，掀翻了桌上的象棋。他指着老孙头说：“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吗？ 22 楼这么高，我儿子累成这样，还让我眼睁睁看着，老孙头你真黑心！”老孙头赶紧解释：“我……我真不知道电梯会停运。”老李头不听，絮絮叨叨地数落道：“你这个死老头，吃过儿子做的饭吗？有人在身边嘘寒问暖吗？你想说话有人听吗？房子大有啥了不起，还不是一个人，孤单寂寞！”李玉刚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见父亲生气，二话没说蹲下身来一把将父亲背起来，对老孙头说：“大爷，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送货费我是不会收的。我走了。”说完就出了门。

老孙头追了出去，只见老李头挣扎着要从儿子背上下来，李玉刚不让，满脸是笑地说：“爸，儿子有的是力气，您就给我这个机会吧。”看着爷儿俩远去的背影，老孙头五味杂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从那以后，两个老头就再也没有往来。

一晃过去一个多月，这天，老孙头在亭子里看见老李头，把他拉到一边，在他耳边说：“我儿子回来了！”老李头以为老孙头又显摆，别过脸去不理他。哪知，老孙头动容地说：“你数落我的话，句句都说到我心坎上了，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羡慕你的，儿子这么孝顺，你不舒服还愿意背着你。我生病时花高价请过最好的看护，可我感觉得出来，他们打心里只把我当雇主。我儿子原来一直想回国工作，是我不同意。那天你们走后，我想了很久，我再也不阻拦儿子回国了，虽然收入可能差一些，但我们爷俩能在一起。”

老李头听完老孙头的话，突然重重地捶了自己一拳，懊悔地说：“我也被猪油蒙了心，上次从你家回来，我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由自主地数落我儿子，说他不求上进，房子没你家大，钱没你儿子多，害我丢了老脸。后来，我托了人，把他介绍到一个国外的施工队，他现在正不情不愿地收拾行李呢！我要去拦住他！”

从那以后，广场上的亭子里又常常有两个老头在那里下棋。两个老头再也没拌过一句嘴，两个人看着都乐呵呵的，看不出谁输谁赢。

（发稿编辑：陶云韫）

（题图、插图：潘胜奎）





第三不幸

□ 高国俊

村里有个刘老汉，今年七十六。前段时间他日夜咳嗽不停，在邻居的帮助下，去县医院一查，肺癌晚期，只一个来月的活头，医生建议回家静养。邻居赶忙偷着给刘老汉的两个儿子打了电话，告诉了他们实情。刘老汉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两天后，老大、老二两家人陆续赶回家。老二一回家就冲着刘老汉嚷道："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抽烟没好处，你始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好像我心疼你花钱似的。怎么样，知道厉害了吧？"

刘老汉见亲儿子一进门就冲自己发脾气，也不满地回击说："知道什么厉害了，不就是肺炎吗？再说我抽烟花的是你的钱吗？这些年一直是你哥给我零花钱的！"

老二这才住了嘴，暗自嘀咕刚才差点说漏了嘴。他和老大一商量，觉得一定要把保密工作做好，千万别在老爹面前说漏了嘴。再就是人多反而不好，两家人成天在病人面前晃来晃去，反倒会让病人起疑心，于是决定两家轮流照顾老爹。

老二对老大说："哥，你是老大，你先伺候咱爹。"老大听了，爽快地答应了。

老二又说："我寻思着咱俩每家先伺候咱爹一个月，你伺候了一



个月，我立马接上，亲兄弟明算账嘛。”老大吞吞吐吐地提醒老二：“可……可是，医生说咱爹顶多也就一个月的寿限了……”老二不满地皱起了眉头，说：“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咱爹难道就不能多活一年半载？越是这时候，我们越要有信心，相信咱爹能活得长！”

这天，又来了几个亲戚、朋友带着礼品看望刘老汉，老二八岁的儿子一看这么多好吃的，一高兴，就奔到刘老汉跟前没话找话地问道：“爷爷，人家说你得了肺癌，啥叫肺癌？”

老二一听，赶忙“啪”地给了儿子一个响亮的嘴巴子，小孩嘴角流了点血，疼得他号啕大哭。刘老汉刚才听孙子一讲，脸沉了一会儿，立刻又恢复了淡定状，看到孙子嘴角有血，就一边给他擦拭，一边责怪道：“打我孙子干啥？我早就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啦，只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嘿嘿，这下我倒放心了！”

来探望的亲戚、朋友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慰着刘老汉，刘老汉长长地叹了口气，感慨地说：“我这辈子，人生三大不幸让我占了俩，我十岁时，爹娘先后患病去世，少年丧父母，这是一不幸；四十不到，老婆又得了鼻咽癌撒手而去，中年丧妻，这是二不幸；老婆一走，我最最担心的就是第三不幸——老年丧子！所以，这么多年来，别人多次劝我续弦，我都没有，要知道，蝎子尾黄蜂针，鹤顶红后娘心，这是世上最毒的四样东西，我就怕两个儿子落入后娘手里，带来第三不幸！唉，现在老天照顾我，没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死而无憾，到了那边，我也好对爹娘、老婆有个交代了！”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泪流





满面。

再说定下老大伺候刘老汉后，老二就在镇上找了个活：开着土方车给工地拉沙石料。这天下午，老二在大坝上开车送料时，一不小心汽车翻下了大坝。好在老二反应及时，早早地跳下了车，但还是把脚崴了，到县医院一拍片，韧带拉伤外加骨裂，得住院半个月。老二在外打了很多年工，懂点"劳动法"，他知道，这叫"工伤"，住院期间工资照发，吃喝拉撒的开支全都报销，于是，他打起了小九九，想在医院里多赖些日子。

老二出了这事，十天半月肯定和刘老汉见不上面，家里人怕刘老汉想多了，就商量着瞒住刘老汉。

刘老汉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进食明显困难。这天中午，刘老汉和老二的儿子两人在屋里，刘老汉伸手拿了串葡萄给孙子，问道："你爸爸呢，这好几天怎么没见他？"孙子伸手接葡萄，说："俺妈不让我说。"

刘老汉一听，拿着葡萄的手往后一缩，做了个不想给孙子的动作，孙子一看将要到手的葡萄要黄了，一急，脱口而出："俺爸爸在开车拉石头时翻了车……"没等他把话说完整，老二的老婆从外面飞一般地蹿进来，又一巴掌打在儿子嘴上，夺过葡萄，把儿子一把推了出去："我让你满嘴胡咧咧！"

刘老汉两眼惊恐地瞪着，不顾"哇哇"大哭的孙子，着急地问老二的老婆："老二怎么了？快告诉我呀！"这时，老大一家也闻讯赶进屋来，大家一看实在瞒不住了，只得如实相告，老二的老婆说："他不要紧的，从车上往下跳时崴了下脚，再住十天半月院就回来了。"刘老汉听后将信将疑。

十天后，刘老汉迟迟不见老二，心情不好，病情愈加重了，已滴水不进，气若游丝："你们……是不是……骗我？老二……到底……怎么了？"老二的老婆一看这情形，忙跑到外面给老二打电话，说了刘老汉的病情。老二在电话里说："我想过了，我得在医院里多住上些日子，我就一直说我脚痛。一天二百五，这钱挣得多轻松呀，这是'劳动法'规定的。现在的医院巴不得你天天住院，建筑队想强赶我出院，我就和他们动官司！"

老二的老婆提醒道："你爹快不行了，你就不怕村里人笑话咱？"老二一听，"哈哈"一笑，教训老婆道："别天真了，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笑话多少钱一斤？笑话能影



响咱吃还是能影响咱喝？还是能影响咱赚钱？再说，我回去咱爹的病就好了？”说完，他就挂了手机。

晚上，老大给老二打电话：“兄弟，咱爹滴水不进已经三天了，天天念叨你，你回来让他看看吧！”

老二说：“哥，我一回去，就说明我已经完全康复了，再回到医院来，人家就说我没病装病了。我在这里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好吃好喝还有人伺候。每天老板还给我开二百五工钱，这样的好事哪里找？昨天工头来看我，问起咱爹的事，我如实相告，工头对一起来的一个人说：‘他家老爷子都那样了，他还在医院里住着，看来他不像装病。’哥，咱爹大局已定，必死无疑，你光着急有啥用？”



老大生气地吼道：“你良心给狗叼走了？咱爹把咱拉扯大容易吗？钱重要还是亲情重要？现在咱爹眼睛不闭，就是不放心你呀！”

老二反唇相讥：“你可别忘了，咱俩定的是一个月一轮，现在才二十七天。哎，对了，你刚才说咱爹见不到我眼睛不闭，吊着口气，那正好啊，他越这样我越不回去，这样还能延长咱爹的寿命哪！”

老大一听，气得说不出话来，气呼呼地把电话挂了。

这天，是老大照顾刘老汉第三十天，晚上十一点时，有人想出了个办法：老二不回家，打个电话给他，让老二给他爹报个平安，说不定刘老汉听到老二的声音会放心的。老大一听，忙拨老二的电话，电话里语音提示道：“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下被刘老汉听到了，只见他“腾”地坐起来，颤抖着右手，伸出了三个指头……

刘老汉已确定老二出了事，老年丧子，第三不幸啊！刘老汉无力地颓然躺下，眼睛瞪得大大的，离开了人世……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插图：刘为民）





葫芦缘

□韩冬

真画假画

刘大孬是位画家，五十出头的年纪，最擅长的是画葫芦，因为画葫芦出了名，一时间大孬的画洛阳纸贵。

这一天，有位自称叫“老赵”的来访，说是手中有一幅大孬早期的画，想请他看一看。

这位老赵，年纪和大孬差不多，大孬在自家的“葫芦斋”画室里接待了他，寒暄几句，便接过画仔细端详：这幅画很简单，一张16寸的普通白纸上画了一座石头房子，房前有个木头架子，上面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葫芦。画的落款是“大孬”两个字，再看日期，却是1986年盛夏。

大孬看后，口中啧啧有声地说：“嗯，不错，真像是我画的，可惜呀，这不是我的作品！”一听画家这番话，老赵一脸失望的表情，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这怎么可能？您再给瞧瞧，那画上可都是您擅长画的葫芦，落款也是您的名字，只是少、少了‘断指’两个字！”

大孬笑了笑说：“对呀，不瞒你说，我的画每张落款都有‘断指大孬’四个字，从我开始作画那天



起，就从未改过名字。你这幅画却只有‘大孬’两个字，看来还有一位擅长画葫芦的画家。”

大孬态度坚决，不承认是他的画作，老赵只好讪讪地卷起这幅画走了。过了一天，老赵带着画又来了，他一脸兴奋地说，他找了一位专家，那位专家也确定是大孬的画，说是可能年代久了，画家本人忘记了，请大孬再给好好看看。大孬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再次拿起画，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然后说：“这位朋友，你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

老赵告诉大孬，他以前是个司机，开大货车的，平日里酷爱收藏。前几日，他偶尔翻弄自己的藏品，见有张画落款是“大孬”，画上又是葫芦，于是就想到了本市的著名画家断指大孬。至于怎么得来的，由于时间长了，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大孬遗憾地对老赵说，眼前这幅画确实不是自己画的，那个专家判断得不对。老赵一听，面红耳赤地站了起来，恼怒地说：“刘大孬，你现在成名了，就可以矢口否认你以前的画作了，我、我要去法院告你！”说罢，这老赵也不听大孬的解释，三下两下卷起那幅画，扭头就出了门……

以画换画

老赵走后，大孬还坐着发呆，他想，怎么会有这么一幅画呢？和自己的画太像了，而且名字也叫“大孬”。若说是幅伪作，又不像，那幅画是1986年画的，自己那时还没有成名，是个穷困潦倒的穷小子，有谁会模仿一个没有名气的画家呢？

紧接着，大孬在北京有个画展，他便和妻子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一直到画展结束，才载誉而归。

大孬到了家，打开门口的信箱，发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他一愣，这才想起是那个老赵把自己告了。大孬一看传票的日期，还有几天就到开庭的日子了，他赶紧掏出手机给自己的律师打了电话，把这事详细讲了一遍，让律师去和对方沟通一下，趁早撤回起诉，因为大孬知道，到了法庭上，对方肯定要输的。

过了一天，律师打来电话，他告诉大孬，对方很固执，劝不了，看来只有法庭上见了。

果然，开庭后，老赵毫无悬念地输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老赵败诉后竟当场昏倒了，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由于一时联系不上老赵的家人，还是大孬帮着将老赵送到医



院。经诊断，患者只是受了刺激晕倒，倒没什么大碍。后来总算来了一位老赵的亲属，从这位亲属的口中了解到，这个老赵身患重病，是胃癌，去年动的切除手术，花了不少钱。而且大孬还了解到，老赵是个收藏迷，半生的积蓄都被他购买了各种古董，因这一爱好，老婆前几年一气之下和他离了婚，子女也不和他来往了。屋漏偏遭连夜雨，老赵手术后家里实在拿不出继续治疗的钱了，他就忍痛出卖自己的藏品，但出乎老赵的意料，他的这些藏品大都是假货，只有那幅“葫芦”画，鉴定人认为可能是断指大孬的作品，让他自己去找作者咨询，就这样，老赵拿着那幅画找上大孬的家。



大孬听罢，沉思起来。一会儿，大孬走到老赵的床头，请他在方便时携带那幅画来一趟，自己想再看看那幅画，老赵“嗯嗯”着答应了。

过了几天，这老赵还真来了，大孬接过那幅葫芦画，看了一番，然后抬起头诚恳地说：“老赵，你看这样可以吗，我用自己的一幅葫芦画换你手中的这幅，行吗？”

老赵一听，瞪大了眼睛，吃惊地问：“当真？你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真迹换一幅赝品呢？”

大孬一笑，说：“怎么能说这幅画是赝品？我认为这幅画不比我的画差，值得我用自己的画去换。”说罢，大孬当即挑了一幅尺寸不小的“葫芦”画，换下了老赵的那幅。临走时，大孬再三叮嘱老赵，让他回去后好好回忆一下，弄清这幅画的来历。

这事过后，大孬把这幅画找人装裱好，挂在自己的“葫芦斋”里，时不时地看看……

好人老赵

过了些日子，有一天，老赵忽然来找大孬，说他终于想起了那幅葫芦画的来历。

老赵讲了这么一件事——十多年前，老赵开大货车



去一个叫双岭的村子拉玉米，晚上，他借宿在一户姓郝的农民家里。晚上临睡觉时，老赵听见东厢房里传出一阵小孩的哭泣声，接着是几声大人的呵斥声。第二天，老赵问起房东为什么晚上训斥孩子，房东叹息一声说，是因为孩子上学的事，他有三个女儿，因为家庭困难，供三个孩子上学有些吃力，就打算让一个孩子别念书了，留在家里帮大人干些农活。可让谁别念书都有些不忍，为了公平些，就采取抓阄的办法，结果二丫头抓到了，这孩子觉得委屈，就哭了。

老赵一听，就问一年学费是多少，房东说是六十元，老赵听了，二话不说，掏出一百二十元递了过去。房东再三推辞，后来只得收下了。等老赵拉走最后一趟玉米时，郝姓房东拿出了一些土特产，非要让老赵拿上，老赵知道郝家不富裕，说什么也不收，房东急了，说他们这里有一个风俗，受人恩惠，必须拿些东西回报人家。老赵无奈，想了想，指着自己住的那屋说："窗台上有幅葫芦画，我就拿那幅画吧。"自那以后，老赵很快就把这事忘了，那幅不起眼的画被他随手丢弃在自己的藏品堆里，这以后他也再没有去过那个小山村。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都快把往事忘净了。

老赵讲完这一切，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啊，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结果在生活中屡屡被骗上当，买了大量的假货，吃了无数的亏，到现在混成这样，真是惭愧呀！"大孬听罢，却一拍他的肩说："老赵，你是个好人，你这个朋友我刘大孬交定了！"

老赵一听，既感动又有些惶恐，迟疑片刻，不好意思地说："大孬先生，我对不起你呀，我把你送的那幅画给卖了……"大孬笑了笑说："老赵，我了解你现在的经济状况，啥都别说了……"

同名的人

那天，大孬为了弄明白那幅画的作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就让老赵陪着，开车前往双岭。

三个小时后，两人来到了双岭村。老赵早忘记了房东家的位置，一路打听着，好不容易才找到郝家，房东见了老赵，又惊又喜，激动地冲里面喊道："孩子他妈，咱家的恩人来啦……"

进屋坐下，房东说，当年多亏有了老赵给的那一百二十元钱，二丫头才没有退学。两年后日子逐



渐好转，渐渐不愁钱了。后来三个女儿都上了大学，大女儿留在了北京，二女儿定居在成都，最小的三女儿眼下在深圳工作。

说话间，老赵拿出了大孬带来的那幅葫芦画，说了此番来的目的。房东接过画一看，吃惊地说："这是俺村的王大孬画的，想不到你还留着呢，我这里可是一张都没有了！"王大孬是谁？在场的大孬和老赵都伸直了脖子……

房东告诉两人，这个王大孬是他们村的一个残疾人，从小因顽皮被电击后失去了双臂，可这王大孬身残志不残，从小酷爱绘画，虽然没了双臂，他竟练习着用嘴叼着笔绘画。长大成人后，王大孬的父母相继过世，就剩王大孬一个人生活，因为身体的残疾，王大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那年月家家都不富裕，但村里人为了照顾王大孬，每户都隔三岔五地去王大孬家买幅画，付的画资不是几个鸡蛋就是一些米或面。王大孬最擅长画的是葫芦，这双岭村几乎家家都有几幅王大孬画的葫芦画。大孬一听，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个和自己同名同爱好的人，他忍不住兴奋地问王大孬现在在哪里，房东却一声长叹，说："唉，王大孬命苦呀，他早已不在了，十多年前就因病去世了！"



大孬一听，感叹不已。在热心房东的带领下，大孬在双岭村挨家挨户走了一遍，收了几幅王大孬仅存的画。回去后不久，大孬举办了一个画展，他把王大孬的几幅画摆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断臂大孬和他的画"，下面是王大孬的生平简介……

老赵后来才知道，大孬小时候顽皮，有一次用手拿着爆竹放，被一枚双响炸断了左手的中指，"断指大孬"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插图：小　柯）



本篇改编自大阪圭吉的同名小说。作者被称为“日本战前短篇本格第一人”，其作品平实质朴，纯粹且致密地彰显了正统推理的独特解谜本质。



三狂人

□林敏生 译

脑浆被挖

赤泽院长是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在远郊经营着一家私立精神病医院，医院的背面是茂密的树林，前面则是一条通往火葬场的大路。

说来，这医院还是赤泽院长的祖父建立起来的，不过到现在，经营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如今只剩下赤泽夫妇、一位看护员和一位女仆，再加上仅有的三位病人，生活在这座几近荒废的山区医院。

赤泽院长的脾气也因此越来越暴躁，管理病人时总是动不动就训斥，常常说些“你这个疯子”或者“像你这种白痴，必须替你换脑浆了”之类的话。每当这时，三位病人都抿着嘴，诡异地望着院长，仿佛是在努力理解院长讲的话，一句话也不说。总之，病人都很惧怕他。

说到病人，三位都是中年男性，每人也都有自己的代号。一号房的病人叫“砰砰”，他有一个习惯，每天都要不停地用右脚趾尖“砰砰”地踢面前的隔间板，以致隔间板都被踢得凹进去了一块。

二号房的病人叫“歌姬”，他



长着胡子，却穿着女性和服，不分昼夜地用女高音唱着发疯前学会的流行歌曲，时不时地鼓掌、大笑。

三号房的病人叫“伤患”，他看上去毫发无损，可是他总认为自己身受重伤，将整个头用绷带包扎得密不透风。

一天清晨，看护员像往常一样起来查房，发现病房的门和医院大门都敞开着，三位病人全都不见了。看护员喊来了赤泽夫人和女仆，大家在附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病人的踪影。更可怕的是，赤泽院长也失踪了。

不过很快，他们在病房外的厕所里发现了赤泽院长的尸体。厕所外面有大量的玻璃碎片，还有模糊的拖曳重物的痕迹，里面则是一片血海，赤泽院长的尸体就在血泊中央，他身上还穿着昨晚睡觉时的睡袍。由于尸体曾被拖曳，脸上被玻璃碎片割得血肉模糊。更可怕的是，尸体的前额到头盖间被挖开了一个大洞，脑袋里空无一物，脑浆被挖光了，可四周却找不到脑浆的痕迹！

“凶手”已死

警察局接到报案后，搜查主任吉田立即带着一队警察赶了过来。

考虑到凶手很有可能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行为不太能用常理来判断，吉田特意请了市立精神病院的松永博士来协助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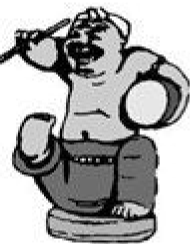
松永博士了解情况后，说：“杀人事件很有可能会引发凶手持续的暴力行为。现在最关键的是弄清楚到底是三人合谋杀死了赤泽院长，还是其中一人单独作案的。如果是单独作案，另外的两人趁乱逃跑后，一段时间后情绪会慢慢平静下来，危险的只有凶手自己；可如果是合谋作案，那情况就复杂了……总之，警方一定要尽快找到他们。”

吉田因此将所有警察都派出去了，还打电话向市局请求支援。忙完这些，吉田问：“博士，你说凶手杀完人后，接下来会做什么？”

松永博士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说：“赤泽院长的脑浆被挖走了，再想想院长最近是怎么训斥他们的，‘必须替你换脑浆了’，注意是‘换’脑浆，而不是‘拿’掉你的脑浆……”

“他们难不成会把自己的脑袋敲开，然后把赤泽院长的脑浆装进去？”吉田不敢相信，继续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无论对



于什么样的人都要给予尊重。”松永博士严肃地说。

听完博士的分析，吉田不像原先那么紧张了，毕竟，比起伤害别人，三位逃跑的病人更有可能伤害他们自己。

博士的判断果然是正确的。搜查很快有了进展，当天傍晚，警方就在火葬场附近将逃跑的病人之一“歌姬”抓住了，当时他正在树林里唱着自己特有的女高音。

“歌姬”情绪稳定，身上也没有血迹，可以确定他并非杀人凶手。

一个小时后，一家酒馆的老板娘打来电话，说她看到一个满脸鲜血的男人踉踉跄跄地沿着铁轨走，



手上还捧着像豆腐一样的软绵绵的东西，叫他也不应，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吉田问清了老板娘所说的地点后，马上带着松永博士等人一起去了铁轨一带搜查。

与此同时，第三位逃跑的病人——整个头缠满绷带的“伤患”也被找到了。和“歌姬”一样，“伤患”的情绪也很稳定，身上也没有血迹。

在得知“伤患”被找到的消息后，吉田不禁松了口气，看来剩下的“砰砰”就是凶手了。

吉田和松永博士等人又找了一个多小时，才在铁轨上发现了“砰砰”的尸体，他的脑袋已经被压得粉碎，散落在旁边的沙石上。看来他是准备借用火车来敲开自己的脑袋，好给自己换上院长的脑浆。

“终于结束了。”看到“砰砰”已经死亡，吉田认为这案子也就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吗？”松永博士自言自语道。他一直蹲在“砰砰”的尸体旁，不住地捏着尸体的脚掌。

吉田狐疑地看着松永博士，博士也不解释，只说道：“赤



泽院长的尸体还在医院吧？我们去看看。”

真相大白

吉田和松永博士两人在看护员的带领下来到五号房，赤泽院长的尸体就放在这里。五号房里没有电灯，松永博士让吉田用蜡烛照明，伸出双手开始用力揉搓尸体的脚掌，脚掌非常僵硬，似乎长着很厚的茧。一旁的看护员见了，不可思议道：“那、那是‘砰砰’的脚！”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突然冲进来，直扑向松永博士，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吉田隐隐看到袭击者的头上缠着白色绷带，他以此为目标，狠狠地撞了过去。

袭击者就是“伤患”！被制服后，他颓然地坐在地上，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松永博士蹲到了“伤患”的面前，盯着他只露出眼睛的脑袋，说：“吉田警官，你牢牢控制住他，我来揭开他的真面目。”

说着，松永博士一圈圈解开“伤患”脑袋上的绷带，出现在大家眼前的，竟然是已经“死去”的赤泽院长！

松永博士说，他从未见过如此狡猾的犯罪行为，表面上看是总被训斥“必须替你换脑浆了”的精神病患者终于按照被训之言实施了行动，实际上却是院长杀害了精神病患者，伪造了自己的死亡。反正只要挖掉脑浆，就看不出是谁的脸了。至于酒馆老板娘看到的男人，当然不是“砰砰”，而是赤泽院长。他前往铁轨将事先杀死的“伤患”的头放好，伪装成“砰砰”为了换脑浆而让火车将自己碾碎。

松永博士感叹：“不愧是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完全掌握了病人的心理。”

原本，赤泽院长打算让“砰砰”充当凶手，而用脚底没有长茧的“伤患”的尸体来伪造成自己的尸体。案件结束后，再宣称有人来带走“伤患”，这样一来，假冒的“伤患”就会永远消失了。而另一方面，赤泽夫人则会处理掉医院，兑换成现金。在此之前，赤泽院长还给自己投了巨额保险。赤泽夫人拿到钱后，再悄悄地和丈夫会合……

只可惜千算万算，赤泽院长却不小心搞错了“伤患”和“砰砰”的尸体，以至于让松永博士对脚掌上长茧这件事起了疑心……

（改编者：李永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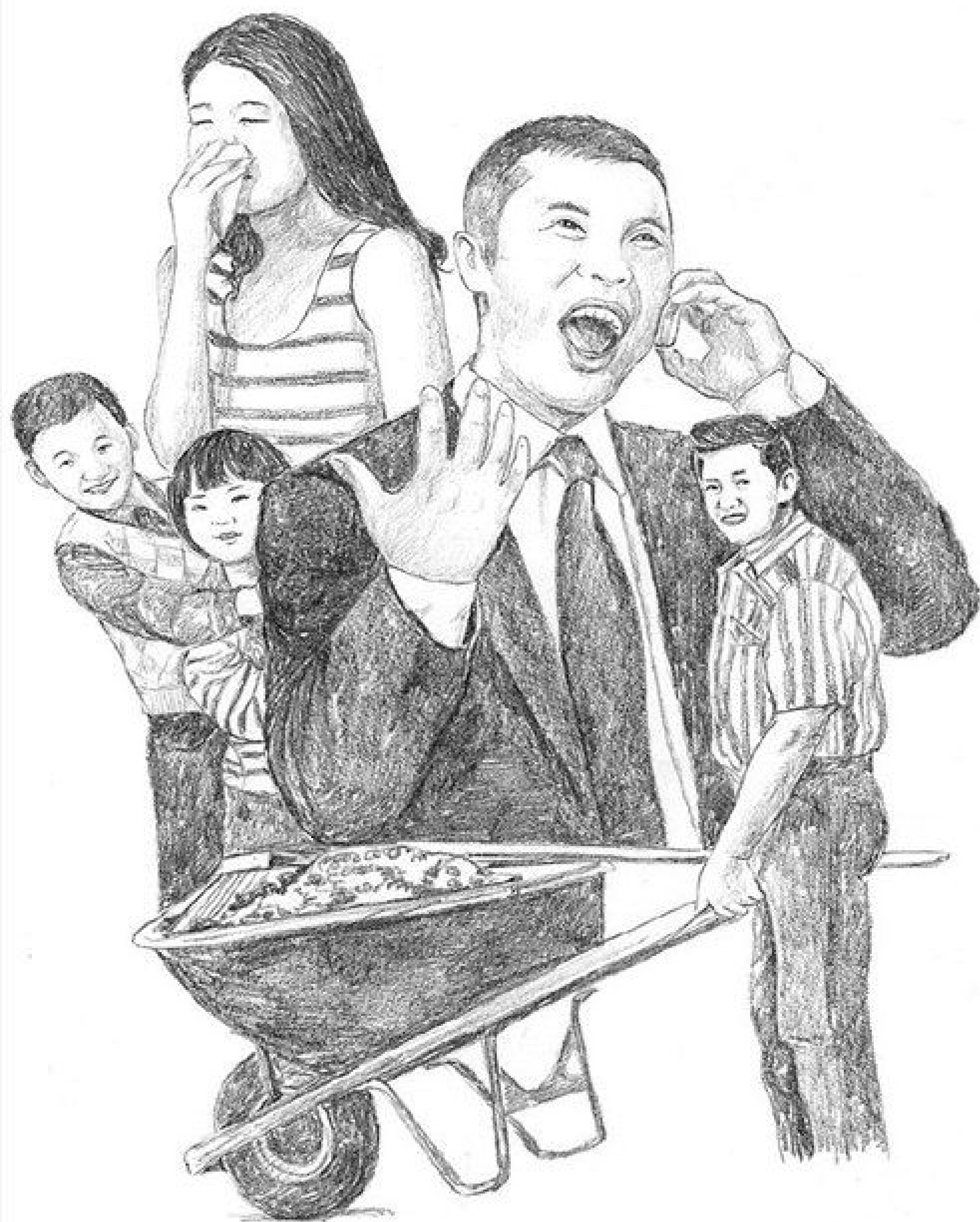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插图：佐　夫）



以毒攻毒

□杨功战



牛伟在城里当包工头，事业有成。这天，他开着小轿车回老家。以往每次进村，他都要摁喇叭，好像他不摁喇叭，别人就不知道他开着豪华轿车回来了。这次也和往常一样，“嘀嘀——”一阵喇叭声响后，车子便停在村口的家门前。

牛老汉从门里走了出来，看看儿子，眼皮便耷拉下来：“乖乖，你能耐了呀！”

老爸这么说，是事出有因的：牛伟口袋里有了钱，看看外边的美女，再看看家里的黄脸婆，越看越不顺心，于是就在外边找了个小三，还在城里买了房子。这次回来就是和老婆离婚的，老婆在电话里也同意离了，他自己觉着对不起老婆，就给了她一大笔钱，因为家里俩孩子还得跟着老婆。

这会儿，牛伟见老爸话里有话，便赔着笑脸说：“爸，这不是形势赶的嘛！您也知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

牛老汉瞪了牛伟一眼，语重心长地说：“啥事都别做绝了，回家看看去吧。”

牛伟一进家门，迎面碰上了一个人，正往外拉羊圈里的粪。这人叫杨军旗，是个光棍汉，村里谁家



有啥脏活、重活都找他干，一天管吃管喝，外加一百块钱。牛伟见了他，便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在杨军旗脸前晃了晃："给，拿着！"平常时候，杨军旗都是爽快地接住，谁知道今儿个他却讪笑着，连连摆手："咋能要你的钱？不要不要，自家的活儿，该干的……"杨军旗说着话，脸竟然红了。

啥？自家的活儿？牛伟听罢，愣了，拿着钱的手也僵住了。

这时，牛伟的老婆听到动静走出了屋，牛伟看了看她，穿戴得干净利落，脸上也化了淡妆。一瞬间，牛伟感觉老婆还真不怎么难看。正在这当儿，俩孩子慢慢走近牛伟，小女儿问他："爸爸，是牛大还是羊大？"

"傻瓜，当然牛大了。"

小女儿又眨巴着眼睛说："那——往后我要是改成姓羊了，是不是该长不大啦？"

"你……你说啥傻话？"牛伟愣了，抬头问老婆："咋回事？你想咋的？"

老婆鼻子里"哼"了一声："咱俩离了婚，你管得着吗？"

大儿子摇着牛伟的胳膊："爸，妈妈说你和她离了婚，她就和军旗爷爷结婚，我就得姓杨了……"

牛伟这下可听明白了，怪不得小女儿刚才在说改成姓"羊"，敢情是姓"杨"啊！牛伟的头"嗡"地一下大了。论辈分，杨军旗比他高一辈。哦，怪不得一向邋邋遢遢的杨军旗今天穿得那么干净，还说"自家的活儿"！

大儿子晃着牛伟的胳膊，说："爸，我不想姓杨……"

突然间，牛伟像泥塑木雕般呆呆地站着，嘴里喘着粗气，眼睛瞪得大大的，脸色憋得紫红紫红，他猛地掏出手机，颤抖着手拨了一个号，电话通后，他扯着大嗓门，冲着手机吼道："我、我不离了！你……你能照顾俺孩子不？你能伺候俺老爹不？你滚，滚远远的！"

老婆听了，背转身，抹起泪来；俩孩子喜气洋洋的，拍着小手，叫道："噢，不用改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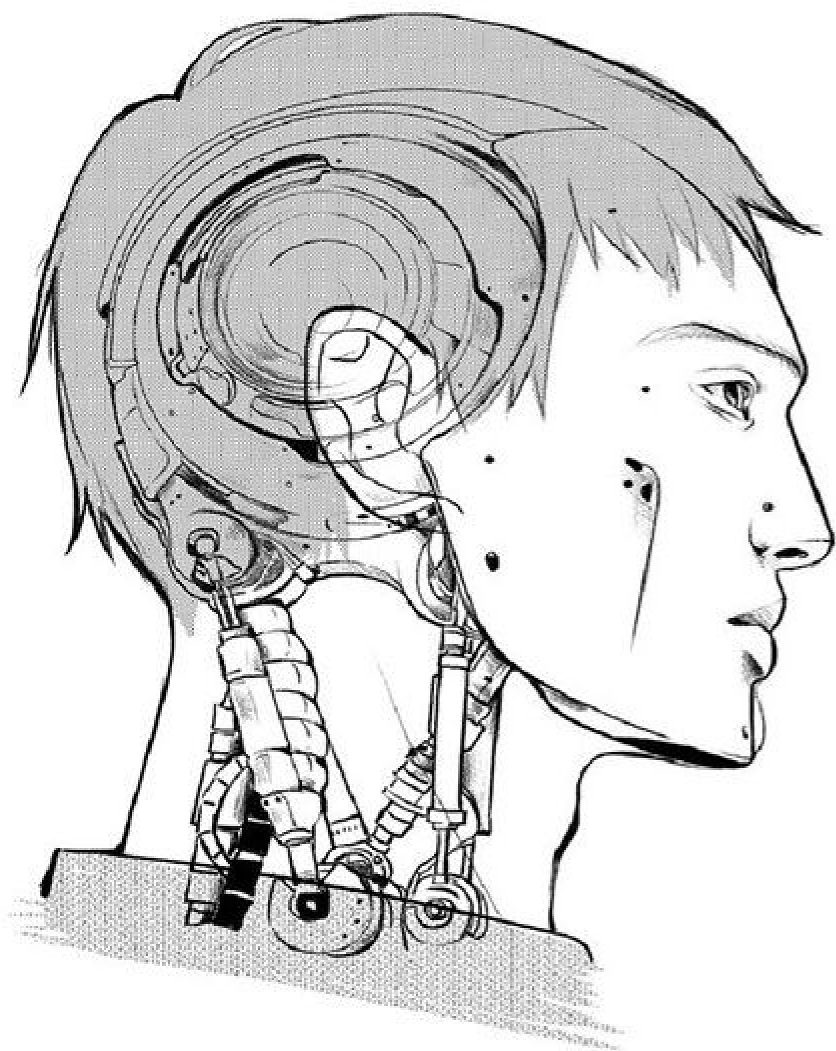
过了一会儿，在村口杨军旗家里，杨军旗正陪着牛老汉说话："唉，老哥啊，我只怕毁了侄媳妇的名誉啊！"

牛老汉笑笑："有得总有失，再说啦，对这样不要脸的人就得用这不要脸的法子，这叫以毒攻毒！"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陈明贵）





我是你弟弟吗

□ 童树梅

林喜远最近有点愁眉不展，母亲老了，自理能力越来越差，可是又不肯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宁愿一个人住在老城区的老宅子里。没办法，林喜远只得每天在老宅子和新宅子之间来回奔波，伺候母亲。这段距离相当远，加之工作太忙，时间一长人也渐渐吃不消了。

这天，林喜远看到电视上正介绍一款新研发出来的智能机器人，能够自行充电，外观可由买家设定，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千人一面的机械外形。更重要的是，只要输入程序，这世上就没有它不会做的事，洗衣、烧饭、唱歌、聊天，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而且价格也不算高。“太好了，这就叫刚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林喜远当即决定买下它。

隔天，母亲正在老宅子里一边等喜远来烧饭，一边打瞌睡，忽然听见院门被推开了，来人亲热地叫道：“妈，您饿了吧？我来了。”

母亲抬头一看，是儿子喜远。接着，喜远麻利地进了厨房，没多久，两样色香味齐全的菜便端上了桌。母亲边吃边说：“喜远啊，今天的菜特香，比以往都香，真好吃。”

这时，喜远已经把母亲换下的衣服放进了洗衣机，手上正拿着拖把拖起了地。母亲见了，忙说：“喜



远，你歇会儿，小心累着。”

喜远笑笑，说：“妈，您对我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母亲觉得这话问得有点怪，但还是说：“当然满意了，妈只是舍不得你太累了。”喜远又笑了起来，这回笑得更加诡异，然后朝院门外喊道：“主人，您可以进来了！”

话音一落，打外面进来一个人，一见来人，母亲一下子惊呆了，来的人也是喜远，两个喜远一模一样！第二个喜远大步跑过来，扶着母亲说：“妈，您别怕，我才是您儿子。先前这位，就它，是个机器人，我买来专门伺候您的，把它设定成我的样子，是让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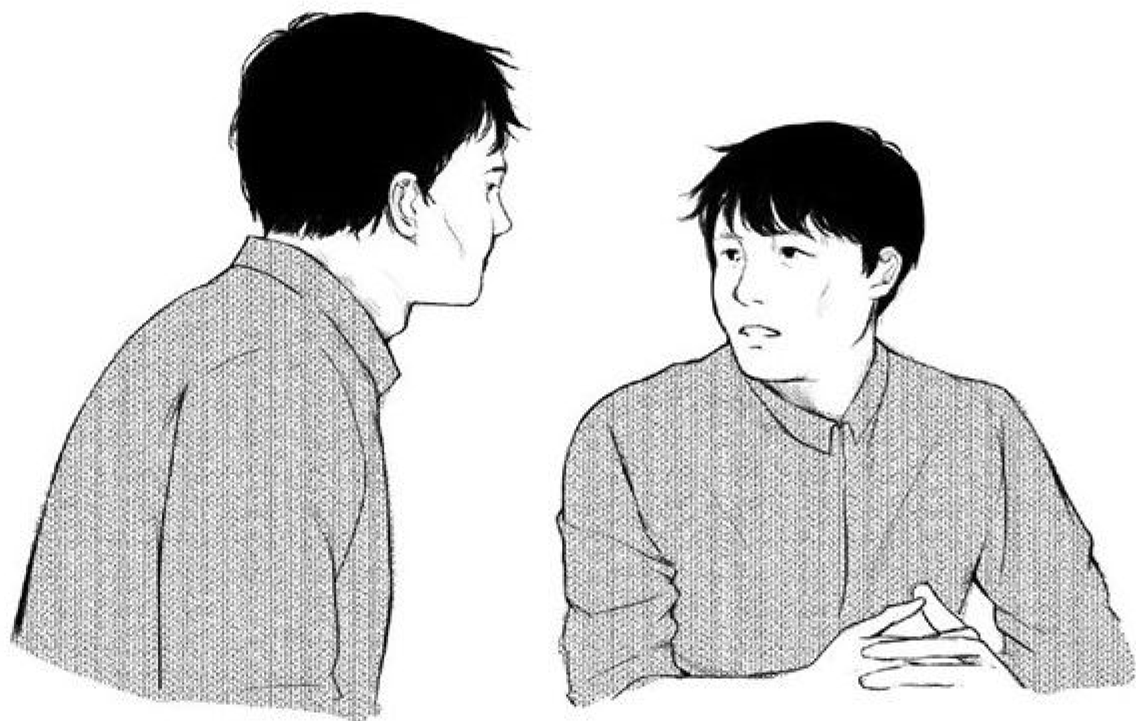
母亲傻傻地看着，拉住喜远的手，哆嗦着说：“世上还有这样的事？这不是会七十二变的孙猴子吧？我还是有点怕……”喜远忙说：“妈，它很好啊，刚才的表现您也看到了，各方面比我强多了，而且还不晓得累，您不是一直舍不得我累吗？现在正好两全其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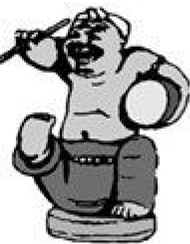
母亲抖抖索索地看着机器人，说：“话是这么说，可它会陪我聊天吗？”喜远还没开口，机器人就在母亲面前乖巧地蹲下，仰起脸说：“妈，您讲讲我小时候淘气的故事好不好？”

喜远“哈哈”大笑起来：“妈您看，它可会聊天了，只要您高兴，陪您聊上三天三夜也不歇气，并且永不厌倦、永远忠诚！”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喜远不停地忙着出差、应酬，为工作忙、为家庭忙。他没忘了母亲，尽管不像以前天天去了，可电话还是不断。令他备感欣慰的是，母亲对机器人十分满意，她常说：“喜远啊，这个小喜远比你还强呢，你有时候还没耐心听我唠叨，它呢，听我唠上三个小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母亲没说假话，机器人是买对了，母亲的气色也明显比以前好多





了。可时间一长，母亲夸机器人的次数一多，喜远竟失落起来：母亲口口声声叫机器人“小喜远”，对自己却没有以前依赖了。

这天，喜远意外地接到机器人打来的电话，“哥……”喜远一声断喝：“你叫我什么？”

机器人一哆嗦，随即惶恐地说：“我错了，主人。都怪妈一直叫我‘小喜远’，时间一长，我还真以为是您亲弟弟呢。主人，昨天妈跟我聊天时，挽起裤管给我看，她小腿上有好长一道大疤，可吓人了。妈问我记不记得这疤是怎么来的，我搜遍储存器也没找到相关信息，妈很不开心。主人，您知道这疤吗？您没向我脑子里输入过相关信息吧？”机器人说得不错，它再智能，所有的记忆也只能靠输入，如果事先没有储存，它也是无能为力的。

喜远听了，不禁一愣，沉吟着说：“我妈小腿上有道大疤？唉哟，我还真记不起来了。”

机器人又说：“我也是这么回答妈的，后来妈告诉我说那是您小时候发生的事，有次一条巨大的疯狗突然袭击您，危急时刻妈挺身而上，她的腿被疯狗死死咬住，可就是不躲，牢牢地把你护在身后……”

一听这话，林喜远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小时候是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可自己怎么就忘了呢？

这时，机器人又开腔了，它有些纳闷：“为了儿子，母亲竟可以不顾生死，你们人类蛮奇怪的。”

一晃又过去了好多天，喜远终于抽出空来看望母亲，一进院门就是一愣，只见和煦的阳光下，母亲一脸惬意地坐在藤椅上，身上衣服整洁，家里干干净净，而这时机器人正在厨房的灶头上煨着汤，香味一阵阵飘出来……喜远看在眼里，心里又冒起一股醋意，是的，吃机器人的醋！母亲已经很久没给自己打电话了，以前隔三岔五地打电话，有了机器人之后，母亲都不怎么惦记自己了。见喜远进来了，母亲说道：“早早，给哥端把椅子来！”

一听“早早”从母亲的嘴里冒出来，喜远又是一愣，“早早”是自己的乳名，因为当初没足月就出生了。这名字母亲都好多年不叫了，想不到现在却这样叫机器人！

陪母亲闲聊几句后，机器人把喜远叫进房里，低声问他：“主人，您曾经有个弟弟吗？”

喜远摇摇头：“没啊，妈就生了我一个。你问这个干什么？”

机器人挠挠头，嘴里嘀咕道：



“我现在越来越迷糊了，感觉自己也是个人类，是您亲弟弟，妈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妈还叫我‘早早’，我爱死这个名字了。”机器人这样说时，眼里闪过一丝泪光，可喜远从没有输入过“泪水”这个程序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喜远再次接到机器人打来的电话，他吓得魂飞魄散：母亲突发疾病，不行了！

喜远赶到时，母亲只剩一口气了，她用最后的力气拉住机器人的手，说：“早早，妈先走了，下辈子……我们还做母子……”

母亲走了，喜远失声痛哭，此时此刻他才深刻地体会到自己陪她的时间太少了……忽然，喜远听到身后一声异响，是那种类似带电电线碰撞时发出的“刺啦”声，回头一看，是机器人，“刺啦”声正来自它的身体，还有浓烟飘散出来。

不对，机器人没有因外力出现损坏，怎么会发生故障呢？

这时，机器人开口了：“哥，让我叫你一声哥吧，我越来越坚信我是个人了。我从生产线上生产出来后就一直呆在黑暗的仓库里，毫无生趣，直到遇见了妈。这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妈把我当成亲生儿子，我也把她当作我的亲生妈妈，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喜远惊呆了，只见机器人身上烟雾更浓了，可它还在说：“妈走了，我要找她去，在她心中我永远是那个牙牙学语缠着她的小宝宝。没有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啪”的一声响，火光闪现，机器人四分五裂，倒了下去，永生的它竟然死了！它是自杀！



喜远傻傻地看着，他没想到机器人竟培养出了人类的情感，而自己这个人类，却对“情感”这个世上最美好的字眼，越来越淡漠了。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插图：小　柯）





不下跪的人

□大刀红

归州黄老三夫妇靠放羊为生，年过半百，膝下无一子半女。

这天，黄老三来到城外放羊，先是听见天崩地裂的石块碎裂声，接着便听见响亮的婴儿哭声，循声找去，却见一块崩裂的石头旁躺着一个男婴。黄老三见四下无人，心想：难道这婴儿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许是上天见我可怜，专门送给我的子嗣。于是，黄老三把男婴抱回家，取名黄石生。

黄石生渐渐长大，他有个爱好，就是喜欢串门，没多久，周围几十里地人家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有一天，他又出门去转悠，还没有回家，就有人找上门来了。

来人是邻村陈五。陈五对黄老三说：“你儿子去我家附近转了一圈，我就丢了一只鸡，这鸡一定是你儿子偷去了。”黄老三为了息事宁人，就把自家的一只鸡赔给陈五。

等黄石生回家，黄老三就问他怎么回事，黄石生却说：“这事与我无关，是陈五的儿子偷的，拿到山上烧了吃了。”

黄老三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黄石生不答，黄老三说：“你既然知道，赶快给我说。”



黄石生还是不说话，黄老三生气了："跪下！"

没想到，黄石生一听"跪下"，反而倔强地挺直了腰。黄老三气不过，脱下鞋，劈头盖脸地向他头上打去。这时，黄老三的老婆走了进来，见状忙把鞋抢了过来。

事后，黄老三的老婆心疼地对黄石生说："儿呀，你怎么不听你爹的话，不肯给他下跪呢？"

黄石生叹了口气，说："爹受不起我这一跪啊！"

黄老三的老婆不解："儿子跪爹，天经地义，你为什么不能跪？"

黄石生却低着头，不再说话。

黄石生十四岁那年，得了一种怪病。半夜里，他人虽然睡在床上，脚却在不停地乱动，仿佛跑路一般，一直到五更鸡鸣才醒来。黄老三以为他在梦游，请大夫开了几副安神药，可不起一点作用。黄老三又请来归州最有名的端公驱邪，没想到，端公一见黄石生在床上奔跑的样子，便起身告辞，对黄老三说："令郎所做之事，非在下所能管得。"黄老三再问，端公便不答话了。

一晃，黄石生十八岁了，黄老三让他帮自己放羊，以后也好靠放羊为生。黄石生听了，却淡淡地说："爹，你去磨坊的磨碾下，那里有两贯铜钱，你拿去用吧。"

听了这无头无尾的话，黄老三半是疑虑半是担心地来到磨坊，果然从磨碾下寻得两贯铜钱。黄老三胆小，问黄石生："儿呀，这铜钱是从哪儿来的？犯了偷盗罪，官家可是要抓去坐牢的呀！"

黄石生笑道："这是我做事的报酬。"

黄老三不信："你整天不是四处游荡，就是不安分地睡觉，哪儿做过一份工？"

黄石生却让黄老三放心，只管拿钱去用。自此以后，每到家里没钱度日的时候，黄石生总会指些地方，让黄老三去取钱，有时是在田地里，有时是挂在树枝上，有时是在鸟窝里……

这天，黄石生来到县城闲逛，在饭馆吃饭时，见有个老头手拿胡琴，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在那里卖唱。女孩一身红衣，长得楚楚动人。过了一会儿，来了个纨绔子弟，身后有六七个随从。纨绔子弟见女孩长得漂亮，便动手动脚地调戏她。黄石生看不下去，上前阻止，那对卖唱的父女趁机逃离饭馆。

见女孩逃走了，纨绔子弟便迁怒于黄石生，对手下说："给我狠狠揍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



那些随从听了，把黄石生围住拳打脚踢。纨绔子弟对黄石生说："你可知道，本县的县太爷是我爹，你竟然有眼不识泰山！赶快跪在我面前，好好记住本公子的模样，以后遇见，远远地躲开。"

黄石生被打得躺在地上，却还嘴硬："我不跪活人，只跪故人，只怕你受不起我这一跪。"

纨绔子弟听了这话，以为黄石生在咒他，对手下说："我非得让他跪跪我。"于是，几个手下按头的按头，按腿的按腿，让黄石生给纨绔子弟叩了几个响头。

第二天，归州城街头巷尾传来一个消息，说县太爷的公子昨晚无缘无故暴毙而亡，死时面目狰狞，身上有许多说不清楚由来的鞭抽的伤痕。人们暗地里纷纷称快，说上苍长眼，帮归州除了个祸患。

这时候，黄石生已经回家了。他刚到家不久，那对卖唱的父女就找上门来。原来父女俩姓乔，女孩叫乔小花，父女俩逃难来到此地，乔老爹感激黄石生仗义相救，想把女儿小花许配给他。

黄石生听了，拒绝道："我愿意把小花当做妹妹看待，如果说要娶她，那可不成。"

乔小花低下头，脸涨得通红，问："黄大哥，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黄石生说："不是。"

乔小花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

黄石生说："我要是娶你，婚礼上是不是要跪拜你父亲？"乔小花点点头。黄石生又说："我们两人是不是要互相跪拜？"乔小花又点了点头。黄石生叹道："你们都经不起我一跪呀！"

乔小花父女俩听得云里雾里，只好无奈地离去了。

一晃又过了二十多年，黄石生仍是孑然一身，没有娶妻。这年，黄老三和妻子九十九岁，在同一天驾鹤西去。黄石生给二老办后事，人们惊奇地发现，一直不跪的黄石生在黄老三夫妇的灵前恭恭敬敬地跪下，叩了三个响头。

人们闲时聊起此事，曾给黄石生驱邪的端公酒后吐真言，说黄石生其实是个指路阴差，专门给勾魂的黑白无常在阳间指路。阴差只能跪死去的"故人"，所以，黄石生不能随便给活人下跪。那些铜钱，是他作为阴差的报酬，而作为阴差，他这辈子必将孤独终老……

（发稿编辑：吕　佳）

（题图：陆小弟）





□夏　天

还我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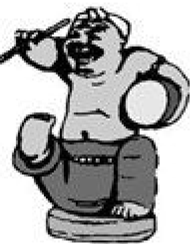
张丽和齐大鹏可谓一见钟情，齐大鹏潇洒不羁，张丽漂亮活泼，两人很快结为夫妻，并有了一个女儿。

婚后不久，年轻气盛的齐大鹏在一次酒后参与打架斗殴，被警察带走了。

后来，齐大鹏虽然被放了出来，但他感到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便留给张丽一张纸条，说“不混出个人样，我就不回来了”，之后便杳无音讯。张丽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有人说他去深圳挣大钱了；有人说他被对方寻仇报复了；还有人说齐大鹏可能偷渡出国了……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张丽依然没有齐大鹏的消息，她不得不向法院申请，宣告齐大鹏死亡。张丽一个人又要工作挣钱，又要照顾孩子，实在吃不消，就想给女儿找个好人家收养。她和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姜建夫妇多次沟通，百般不舍下办理了正式的收养手续。

谁知不久后，齐大鹏回来了！经过几年的生活打磨，齐大鹏褪去了曾经的血气方刚，人变得沉稳了不少。他得知张丽一直没有再嫁他人，心头热热的，“扑通”一下就



给张丽跪下了，他连声道歉，说以后自己一定踏踏实实过日子，希望张丽给他机会。张丽两眼通红，点点头，答应了齐大鹏的请求。

齐大鹏和张丽恢复了夫妻关系，而他们的家还不完整——女儿还在别人的屋檐下呢！得知张丽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女儿送出了家门，齐大鹏心里不是滋味，他想着，过去几年自己糊涂，现在他回来了，要重新振作，和妻子、女儿一起好好生活。齐大鹏二话没说，来到姜建家，想要回女儿。

谁知姜建一口回绝了齐大鹏的要求："既然办理了正式的收养手续，她便不姓齐而姓姜了，孩子又不是个物件，哪能随便你说送就送，说要回便要回？"

齐大鹏见状，着急了："我是孩子的父亲，送养孩子只是张丽的主意，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收养法'里面明确规定，生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

姜建也急了："你已经被'宣告死亡'了，从法律上来说，张丽相当于'丧偶'，她代表你送养了孩子，有什么不对？你要是真为了孩子好，就不要再来纠缠了！"

一听"丧偶"，齐大鹏不干了："你说谁丧偶呢？'宣告死亡'已撤销，我们夫妻关系也已经恢复，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夫妻！我来要回亲生的孩子，有什么错？"

双方僵持不下，齐大鹏最终决定上告法院，他就不信了，自己的"死亡宣告"可以撤销，自己的老婆能要回来，难道自己的亲生女儿，就要不回来？

律师点评：

故事《还我孩子》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后，其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死亡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其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的，撤销死亡宣告后，仅以未经本人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的，一般不应准许，但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同意的除外。

故事中，张丽因丈夫齐大鹏的长期失踪，对丈夫申请了宣告死亡后又因无力抚养女儿而依法交他人收养，这一切都是根据法定程序操作。故尽管之后齐大鹏撤销了宣告死亡，然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能随便改变的。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陈明贵）



每天只练5分钟

有个儿童演奏乐团，孩子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观众们看着他们在台上专注、有序地表演时，无不表示惊讶。他们问团长：“这些孩子是怎样用功才能练就如今的技艺？”团长摇头：“在我的团里，一个孩子在刚开始时，每天只需要5分钟去练习乐器。”

原来，团长定下规矩：一天只能花5分钟练习。因为每天只有5分钟，孩子们非常珍惜和乐器相处的时间，他们把乐器当成大玩具，每次弹奏，都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等孩子过惯了“每天只练5分钟”的日子，团长就对他们说：“从现在起，我不再限制练习时间，你们可以想练多久就练多久。”每个孩子眼里都会绽放出兴奋的光，然后拿起乐器久久不愿放下。



团长说：“一个孩子的注意力是无法长时间集中的。我定下‘每天5分钟’的练习规矩，并不是为了压制孩子对乐器的兴趣，相反，我想让练习乐器成为孩子们内心最想去做的事情。”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宝贵的5分钟能培养出一生的兴趣。

（**作者**：宝　谷；**推荐者**：王世全）

门铃前的守候

从小，我和爸爸相依为命。我到镇上读初中，爸爸就到镇上租房照顾我。

冬天到了，单元门锁锈住了，我每次回来都要光着手捣鼓半天才能弄开。被刀片般的冷风一割，我的手得了冻疮。

爸爸看到我那双肿得像红萝卜似的手，心疼地说：“以后回家，按一下门铃，爸爸来给你开门。”我犹豫不决，因为爸爸腿有残疾，走路不方便。爸爸却以不容反驳的语气说：“就这么定了！”

以后，我每次放学回家，刚按下门铃，单元门锁就“啪”的一声打开了。等我上楼，第一眼就能看



到爸爸站在房门口，微笑地迎接我，每天如此。我有些纳闷，爸爸怎么每天都能那么及时地为我开门呀？

过了几天，放学后我有些事，回家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一如既往，我刚按完门铃，单元门锁立刻打开了。我走上楼，看到爸爸微笑着站在房门口。我自顾自往屋里走，猛地听到身后传来“轰”的一声，回头一看，爸爸重重地摔倒在地。我吓坏了，喊：“爸，你怎么了？”

爸爸安慰我说：“爸爸没事。今天站得太久，腿麻了……”

原来，爸爸为了让我少挨冻，每天掐着我放学的时间，提前来到门铃前守候……

自那以后，我一放学就赶紧往家奔，一秒钟也不耽搁，因为我知道，爸爸正在等着我回家！

（**作者**：佟雨航；**推荐者**：心香一瓣）

海勒智用平均『助人』

约瑟夫·海勒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性格幽默机智。早年，海勒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户人家里。这户人家虽然富有，主人却非常吝啬。

一次，一名叫瑞德的佣人跟海勒抱怨，他不小心弄折了花园里的一株花，主人毫不客气地罚了他十美元。瑞德向主人抗议，主人却慢悠悠地说：“你做得好的时候我不是也奖励过你吗？平均而言，还是很公平的。”可要知道，瑞德每次得到的奖励，都只有几美分！

听了瑞德的抱怨，海勒思索片刻，对他耳语了一番。到了晚餐时间，瑞德给主人端上了他最喜欢喝的两种汤。主人喝了一口，不满地皱着眉头说：“汤里加了冰块吗？太凉了！”接着，他又喝了另外一碗汤，顿时大叫起来：“天呐！这是要烫死我吗？”

主人正要大发雷霆，瑞德不慌不忙地说：“是的，一碗汤很凉，另一碗汤很热，可平均而言，温度不是刚好合适？”“这、这个……”听到如此熟悉的语句，主人发不出火来。此后，主人对佣人们再也没有刁难责罚过。

有时候，面对他人苛刻的责难，我们只需要用他的逻辑再反驳回去，就能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荒谬，轻松地解决问题。

（**作者**：张君燕；**推荐者**：田龙华）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酒桌上的较量

□曾凡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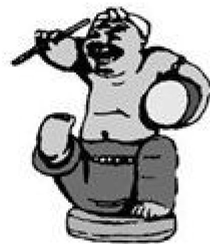


“红太阳”是家专门生产汽车配件的工厂。投入生产三年，销量不错，可老板肖纯彦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问题就出在货款上。当初签合同时，说好货到付款，可“七维集团”非得等第二批货到，才肯付第一批货款。由于七维集团是大客户，而红太阳还没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肖纯彦只得忍气吞声，默认了。肖纯彦感觉自己就是一头牛，货款就是牵牛绳，被七维集团牵着鼻子走。

七维集团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其他客户纷纷效仿，都不按时支付货款了。周转资金不足，严重影响工资发放。催收货款，反倒成了销售部和财务部的首要任务。

七维集团的魏总虽然总拖欠货款，却很会做人，每年春季，他都要带各部门大员来访问红太阳。每当这时，肖纯彦召集各部门主管，发布命令，要不遗余力地陪着魏总吃好喝好玩好。但是无论怎么拍马屁，对于肖纯彦及时回款的请求，魏总老是打着哈哈说：“好说，好说，这种小事，你找我的财务经理就行。”等到肖纯彦请七维集团的财务经理多多关照时，财务经理拍



着胸脯说："等公司资金情况好转后，我一定把所有欠款结清。"其实，明白人都知道，这些都是无关痛痒的推托之词。

转眼又到了春季，这天下午，魏总带着人员来访，肖纯彦安排公司人员热情接待。到了晚上，在大酒店里摆了三桌，出席陪客的都是对等的各部门，肖纯彦带着行政部门陪着魏总和秘书，销售部陪着七维集团的销售经理，财务部陪着七维集团的财务经理。

红太阳的财务经理是最近才入职的老吴，除了老吴，其他人员都是老相识。七维集团的财务经理姓马，马经理的酒量是出了名的。老吴端起酒杯，毕恭毕敬地向马经理敬酒，马经理傲慢地说："老吴，你酒杯里的颜色不对。"

老吴抱歉地说："实在不好意思，马经理，我酒量有限，只能以茶代酒。"马经理不高兴地说："这怎么行？搞财务哪有不会喝酒的？你拿茶水请我，不厚道，罚一个。"偏偏老吴一根筋，听说要罚一杯，坚决不同意。几句言语下来，马经理把酒杯一推，说："那好，你不喝，我也不喝。"

酒桌上出现了僵局，其他人忙打圆场，把老吴的酒换成了白酒，酒不罚了，老吴陪着马经理喝了一杯。老吴一杯酒下肚，脸腾地红了起来。马经理拿起酒瓶要给老吴斟酒，老吴赶忙推辞说："不能再喝了，我这人酒德不好，喝醉了说话不好听，会闹笑话的。"

马经理不依，说："老吴，不喝个几杯酒，还算大男人吗？"

无论马经理怎么激将，老吴就是不肯把酒斟起来。马经理急了，放话说："这样吧，老吴，你喝一个，我喝两个。"旁边的人也拼命起哄。

老吴问："当真？"马经理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老吴斟满，仰头一口吞下，马经理陪了一杯。斟满酒后，马经理端起酒杯要回请老吴，老吴忙说："哎，慢着，你说过的，得喝两杯，把这一杯喝了。"

马经理嬉皮笑脸地说："我是说，从'现在'开始，就现在，你喝一杯，我喝两杯。"

老吴一听，这不是耍赖吗？他不依了，走到近前，端起酒杯一定要马经理多喝一个。马经理嘻嘻哈哈地不从。老吴恼火了，大声嚷嚷说："你，不讲信用！"马经理反问："我怎么不讲信用了？"一来二去，两人就着酒劲吵了起来，大家伙儿



怎么也劝不住。

吵闹声惊动了隔壁包间的肖纯彦和魏总，他们俩走过来看怎么回事，只见老吴拉着马经理的手，大声吵嚷："你喝酒耍赖，结算货款耍赖，太他妈不地道了！七维集团就没有讲信用的时候，丢人！"

马经理吼道："别把喝酒和公司扯到一块，我们七维哪里不讲信用了，有你这么对待大客户的吗？"

老吴不依不饶地说："你们七维集团就是不讲信用，说好的货到付款，却压着不给，你们不是缺钱，缺的是良心，缺的是信用！这样拖下去，我们工资就快发不出了！厂子就快拖垮了！有这样合作的大客户吗？"老吴扳着指头，将七维集团拖压的两百多万货款，一分不少地说了出来，连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数也记得一清二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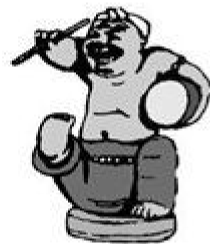
肖纯彦责怪大家说："你们还不把老吴拉走？就这么着让他撒酒疯？"几个小伙子急忙将满脸通红的老吴架走，其他人坐下来安慰马经理，肖纯彦也对满脸铁青的魏总赔着小心，劝到隔壁继续喝酒。

过了几天，肖纯彦给马经理打电话，问起货款的事。马经理小声说："不好意思，肖总，我本来以为酒桌上一闹，魏总面子上挂不住，会结清货款。回来后，我就找他商量积压的货款问题，他却无动于衷。现在看来，失算了，这出戏白演了。"

原来，肖纯彦有一次参加同学聚会，聊起公司的难处，有个同学说，他和七维集团的马经理是熟人。在同学引荐下，肖纯彦私下里找到马经理，让他帮忙解决一下货款问题。马经理讲，其实七维集团不缺钱，对于新的供货商，魏总一贯采取拖欠策略，用货款牢牢拴住。不过，魏总这人也有弱点，那就是好面子，听不得批评。如果戳着他的痛点，有可能促使他结清货款。老吴是肖纯彦的老同学，学过表演，他被肖纯彦特意聘来，就是为了等魏总来访时，和马经理一起演一场戏给魏总看。等到魏总把钱结清，肖纯彦就以冒犯客户的理由把老吴开除，给魏总台阶下。

现在，戏演完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肖纯彦很郁闷。这天，他正翻看晚报，见上面有一个版块，专门宣传民营企业，肖纯彦忽然有了新的主意，他吩咐秘书，联系一下负责这个版块的记者。

过了几天，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红太阳配件厂的报道，报道上讲，红太阳之所以发展势头迅猛，完全



得益于合作伙伴七维集团的大力支持。报道还配有一张照片。

报道刊出当天晚上，魏总给肖纯彦打来电话：“老肖，那晚老吴发酒疯，你们有人拍了照片？”

肖纯彦赔笑说：“我公司有个无聊的小青年，那晚用手机把全过程录了下来。”

魏总一愣：“什么，全录了下来？老肖，你搞什么名堂？”

肖纯彦忙说：“魏总，幸亏我及时发现，那小子不知哪根神经烧坏了，准备把视频发到网上去。你放心，我已经把视频拿回来了，那小子也被我开除了。还有，发酒疯的老吴，我也辞退了。我不能让这些人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们是长期合作伙伴，是不是？”

魏总说：“你明白就好。”



当天，七维集团拖欠的货款全额到账。马经理打电话告诉肖纯彦，魏总发话了，以后严格按照合同办事，不再拖红太阳的货款。

肖纯彦心里暗暗高兴，他明白，是报纸上配发的那张照片起了作用。照片上，老吴和马经理正准备拥抱，旁边不远处，站着肖纯彦和魏总。这张照片取材于那晚老吴发酒疯的现场，正是老吴拉扯着马经理不依不饶痛骂的时刻。不过，照片角度选得好巧，看上去像是两人兴奋地正准备拥抱。

这就是肖纯彦的新计谋。抛出照片，让魏总知道那晚的争吵被录了视频。要是这段视频被好事者放到网上，老吴痛骂七维集团的那段话，会让重视声誉的七维集团蒙羞。所以，魏总知道肖纯彦手里有视频，就乖乖地付清了欠款。大家都是明白人，只要产品没有问题，和谁做生意都是做，何必撕破脸！

视频是之前老吴让财务人员悄悄录的，本来他觉得，自己演发酒疯的戏好玩，录着当搞笑视频，没想到最后歪打正着，肖纯彦用它派上了最关键的用场！

（发稿编辑：陶云韫）

（题图、插图：小　柯）





五分钱地主

□ 任青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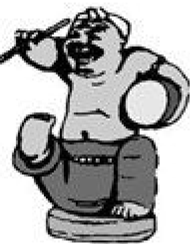
从前，山东济宁一个村子里，有个姓曹的地主叫曹三金。曹三金家大业大，但日子过得很节俭，一个破底的茶杯，他都能用上好几年不舍得换。

那年秋天，老天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村子变成了鱼塘，用土挑成的毛坯房被水泡得摇摇欲坠，村民们都不得不往县城逃难。这时候，曹三金犯了难：这村里肯定是住不下去了，可真要去逃难，这偌大的家业要怎么办呢？

正好县里有一家银号，看到这边发洪水，便收购难民带不走的贵重物件，折换成白银。曹三金听说后，拉了好几辆马车整整运了三天，换了多少真金白银，老百姓们想都不敢想。可这一路上是注定不会风平浪静的，因为这年头匪患严重，大家伙儿都知道曹三金有钱，那些土匪会不知道？

就在大家猜想曹三金会用什么办法运走银子的时候，曹三金用铁皮喇叭吆喝着招收短工搬家了，每人每天管一顿大米饭。

为了这一顿大米饭，半个村子



的老少爷们都去了，最后总共留下来二十几个。

这一天，短工们被叫到大院里，曹三金给他们一人发了一双布鞋，还一再申明，这鞋子要爱惜点穿，因为不是送给他们的，而是借的，到了地方还要还，谁要是弄丢了要赔钱的。

众人撇撇嘴，虽然心里不痛快，可有鞋总比没鞋好啊，这布鞋五分钱一双，大多数人平时都还穿不起呢。

曹三金带着二十多个短工和十几个家仆来到后院，好家伙，大马车整整凑足了二十辆，每一辆马车上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像一座座小山。

这些短工里可不缺有贼心思的，他们猜想着，曹三金的金银不可能全带在身上，这二十辆马车上肯定也藏了不少。他们贼手贼脚，想翻点啥出来，可是人多眼杂，再加上几百个箱子，几个人翻腾了一天也没找到哪怕一个铜钱。

第二天，曹家人也随着村里逃难的大部队出发了，一路上吵吵闹闹的，走走停停，眼看着脚底下的水越来越少，但是地界也越来越不太平。

到了傍晚，大部队走了一天，又累又乏，可就在快要接近县城的时候，人们突然慌乱起来，回头一看，远处有一群人影叫嚣着逼近了，是土匪！

为首的家伙叫燕青，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土匪头目，他骑着匹高头大马，手里揣把长枪，后面跟着的其他人也都拿着长矛、大刀之类的兵器。

逃难队伍里的人一看情势不妙，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前方县城跑去，县城有兵，虽然不多，但对土匪多少有点威慑力。

燕青带人吆喝着追赶人群，却也没见他轻易对谁下手，他的眼神穿过人群，死盯着曹三金。他今天就是奔着曹三金来的，曹三金手里有真金白银，这事已经传得家喻户晓了。

这时候，受了惊吓的人们推推搡搡着往县城拥，曹三金被人群又冲又挤，竟也慢慢离县城大门近了。

眼看着曹家队伍都要进城了，燕青又气又急，嘴里骂骂咧咧，只听他对着一个手下怒骂道："我要你给我抓曹三金的人，你给我捡只破布鞋有啥用！"

原来，有个小喽啰在乱作一团的人群中愣是没逮着曹三金，只捡了地上的一只布鞋来复命。



“去你的破鞋！”燕青恼羞成怒，用长枪把布鞋一挑，就想往小喽啰头上砸，没想到就在这时，只见曹三金像是听到了什么命令似的，转过身子直勾勾地望着燕青枪上的布鞋，大喊一声：“我的布鞋！”他整个人像是狗被踩到了尾巴，直直地飞了出去，向着燕青的方向狂奔。

周围的家丁、短工们都惊呆了，曹三金竟然为了一只布鞋和土匪去拼命！

燕青看到曹三金扑上来，心中一喜，轻飘飘地下马，一把就抓住了曹三金。

“曹三金，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燕青一手揪住曹三金的衣领，朝着远处曹三金的家人说道，“我燕青来这里只为求财，各位若是把手上的东西交出来，我就放了你们当家的。”

曹三金慌忙点头，见东家都同意了，短工们也乖乖地把那二十辆大马车的东西拉了回来。

燕青看着东西到手，收获颇丰，倒也说话算话，他把曹三金放下，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走了。

曹三金却站在原地，支支吾吾地不想离开。

燕青揶揄道：“怎么，曹地主，还想入伙啊？”

“不是……”曹三金吞吞吐吐，似乎不好意思，不过最后还是抬起头来说道，“大当家的，能把那只布鞋还、还给我吗？我、我还能穿穿呢……”

“哈哈哈哈……”不仅是土匪，就连曹家的家丁、短工们都笑了，他们看着曹三金，他光着一只脚丫子，在另一只脚背上搓来搓去，那样子真是狼狈透了。

“这个曹三金连一只五分钱的布鞋也不想丢，结果却丢掉了所有的家当。”事后，很多围观百姓都这么议论。

可又有谁晓得呢，曹三金丢了家当后，进了县城，他把二十几个短工数了个遍，一一收回了“借”给他们的布鞋。

几天后，曹家门外的垃圾堆里就又见到了这堆布鞋的影子，只是一双双鞋底都被拆开了。

后来听人说，曹三金雇短工搬家什，本就是掩人耳目，他早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都换成了银票，缝到了一双双布鞋里。那二十车家当算个啥？那二十几双布鞋才是他的命呀！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刘为民）





鸟告密

□ 夏克军

琵琶湖位于滋贺县，是日本最古老的淡水湖，也是冬季最大的候鸟栖息地，加上湛蓝的湖水、白色的沙滩和星罗棋布的岛屿，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度假。

琵琶湖周围的许多行业被带动起来，林林总总的旅馆便是其中之一。琵琶湖畔有一家造型独特的旅馆，如同两只栖息在巢穴里的白枕鹤，这就是著名的“鹤之巢”。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一对男女来到了“鹤之巢”旅馆，他们是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北岛俊男和他的妻子美子。

美子在和北岛结婚之前是《最侦探》杂志的编辑，去年，也是这个季节，美子赶到琵琶湖“鹤之巢”，敦促北岛限期完成《鸟告密》。

《鸟告密》是北岛的一部新小说，大意是说凶手为了证明自己不在死亡现场，提供了一张身在外地的照片，但是，照片上有一只鸟儿戳破了凶手的谎言，原来那是一只迁徙鸟，在案发时的季节，它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

这时，北岛夫妇春风满面地走进了旅馆的大堂，一名男保安殷勤地从北岛手里接过行李箱，满脸期待地打着招呼：“欢迎光临，北岛先生，您给我带来了亲笔签名的最新小说《鸟告密》吗？”

“哦，是叶村啊，我没有食言，



签名小说在美子手里。”

北岛右手指了指身后的妻子，自己径直去服务台办理入住手续。

美子从手提包里拿出《鸟告密》，递给叶村，娇嗔道：“叶村，你可真是位侦探小说迷啊，去年为了让北岛签名，你还踩坏了我的高跟鞋。”

美子这么一说，叶村想起来了，那一天，北岛和美子同时出现在“鹤之巢”大堂，叶村是侦探小说迷，他急着让北岛签名，慌乱中踩到了美子的高跟鞋。如今，美子成了北岛夫人，叶村回想起去年的糗事，尴尬地笑了起来。

办理完登记手续，女服务员雪子举着房卡，故意大声对北岛说：“您的房间在 9 楼 912，这是去年美子小姐入住的房间。”

北岛一听，笑了。去年，他和美子分别住在 9 楼 911 和 912，两人经常在一个房间里促膝长谈至深夜。雪子经常开他们的玩笑——没有结婚证，男女不得住在同一个房间。想到这些，大家又一次心知肚明地笑了起来。美子走上前去，送给了雪子一个小礼物——俄罗斯套娃，她开玩笑地说：“雪子小姐，非常感谢你今天允许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

北岛让叶村把他们的东西拿到 912 房间，自己带着拍立得相机，和美子冲出“鹤之巢”，奔向琵琶湖。看得出来，这对坠入爱河的男女，已经急不可待地要去重温去年的浪漫之旅了。

叶村走进 912 房间，放下行李箱，拉开天鹅绒窗帘，透过落地窗玻璃，俯瞰着琵琶湖。

“鹤之巢”的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三脚架望远镜，方便客人观看琵琶湖景色。这是根据叶村的提议增设的观光器材，备受客人青睐，去年还受到北岛的大力称赞，其他旅馆得知之后都纷纷效仿呢。

琵琶湖尽收眼底，万顷湖面上波光粼粼。叶村调整着三脚架上的望远镜焦距，很快就发现了北岛夫妇。他们的游艇漂浮在浅水区和深水区交界处，那里地形复杂，岛屿、暗礁星罗棋布，裂隙、峡谷纵横交错，而且水草丛生，暗流涌动。

北岛夫妇兴致正高，美子站在游艇上，双臂伸展，恰似一只振翅高飞的白枕鹤；北岛手持相机，抓拍着镜头。突然，游艇晃动起来，美子一个跟斗栽入水中，像一只折断了羽翼的鸟儿，她拼命扑腾着，水花四溅，但很快就在水面上消失



了。北岛似乎在大声疾呼，周围的游艇聚拢过去，有人纵身跃入水中，四处寻找着。

叶村不顾一切地冲到湖边，驾驶快艇赶到出事地点，但是，一切为时已晚，美子早如泥牛入海，杳无踪迹了。随后赶来的警察和蛙人也无济于事，没有找到美子的尸体。

美子的父亲千树三郎在S大学担任动物学教授，他闻讯赶来，跪在沙滩上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夜色降临，打捞工作暂停了。大家坐在“鹤之巢”大堂里，嘴巴闭得像蛤蜊，谁也不说一句话。

千树三郎渐渐安静下来，他抚摸着美子的遗物，目光定格在一张照片上，他手持放大镜，雕塑般地陷入了沉思。

叶村偷偷瞄了一眼，发现那是今天美子落水前的照片，她的头顶上盘旋着一只白枕鹤，黄绿色的嘴巴又长又直，双翼展开，如同两把精心打磨的扇面。白枕鹤与美子近在咫尺，纤毫可辨，甚至可以看清它脚环上的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

北岛长叹一声，最先打破了僵局：“我们连美子的尸体都没有找到，想不到今天拍摄的照片，竟成了亲人观瞻的最后遗像。”

千树三郎搁下放大镜，举着照片问道：“最后的遗像？如此说来，这张照片就是你今天在事故之前拍摄的？”

“是的，没错。”

千树三郎目光炯炯、咄咄逼人：“那么，今天溺水的女人真的是美子吗？”

“啊——”北岛突然一惊，他避开千树三郎的眼睛，抬头望着叶村，求助似的说道：“溺水的人，真的是美子啊！”

叶村说：“是啊，她记得我去年索要的北岛先生亲笔签名的新书，还记得我踩了她的高跟鞋。”

一旁的服务员雪子也证实道：“对呀，她也记得我去年和她开的玩笑，并且赠送了我喜欢的礼物，以表谢意呢。”

“可是，鸟儿不会说谎，它告诉了我真相。”千树三郎将照片推到一直没有说话的警察面前，和他小声耳语了片刻，于是，警察带走了北岛和叶村。

几天后，叶村回到了“鹤之巢”，一见面，雪子就急不可待地问道：“咦，叶村，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叶村回答说：“发现美子被害，千树三郎情绪失常，破案之后，我送他回家了。”



“什么，美子是被谋害的？”

“嗯，尸体已经找到了。”

原来，警察搜查了北岛的私人别墅，在花园鱼池的假山洞穴里找到了美子的尸体。据北岛交代，案发当日，他和情人洋子在花园幽会，被美子撞见，三人发生激烈争执和肢体冲突。北岛怕邻居听见，顺势将跌倒的美子按入花园鱼池的水里，美子不幸呛水死亡。美子和洋子外貌极其相像，而且洋子十分擅长化妆，于是，这一对情侣假扮夫妻重温蜜月之旅，利用去年的情景误导叶村和雪子，让大家认为洋子就是美子，然后导演了溺水案，想造成美子“落水身亡”的假象。洋子是一名蛙人，落水后潜入附近的水域，借助早就准备好的工具逃离现场。

叶村说：“洋子不仅和美子长得像，她的化妆技巧更是高明，在警察调查之前，大家都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雪子有点不明白：“洋子已经骗过了我们，北岛为什么还要用美子的照片欺骗千树三郎呢？”

叶村想了想，说：“虽然两人长得像，但美子的父母还是能辨认出来的，洋子要蒙骗千树三郎，就只能用美子去年在这里拍的照片。”

雪子随即又提出另一个疑问：“千树三郎是怎么从照片上发现北岛在撒谎的？”

“是因为那只白枕鹤的脚环。”叶村卖了个关子，将千树三郎赠送的一张报纸推到雪子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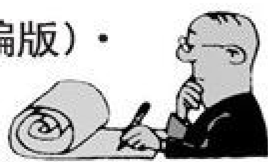
报纸的显著位置刊登着一篇千树三郎撰写的文章——《脚环与迁徙鸟》，文章介绍了脚环的作用，它如同鸟类的身份证，字母和数字表明了迁徙鸟的原产地、种类、年龄等信息。文章还披露，今年春天，有一只来自中国的成年迁徙鸟被人猎杀，脚环就是千树三郎亲自寄给中国动物协会的。

“我明白了，北岛给千树三郎看的那张照片上的白枕鹤，就是今年春天被人猎杀的那只迁徙鸟。”雪子拍案而起，以致手边的新书《鸟告密》掉落在地。

“正是如此，那只迁徙鸟今年春天已经被人猎杀了，它怎么会出现在今天刚拍摄的照片上呢？”叶村俯身拾起《鸟告密》，将报纸夹入其中，“用自己的生命戳穿罪犯的谎言，我想，这应该是《鸟告密》的另一个版本了。”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佐　夫）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你在我身边，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你在我身边，却不知道我要杀了你”……

爱的保险

□任荣婷



1.午夜电话

这天是高明和于娜结婚三周年纪念日。为此，高明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只不过，这顿饭没有爱意，而是充满杀机。高明已经往于娜最爱的红酒里注射了一种神经毒素，就等着妻子喝下红酒，一命呜呼。奇怪的是，已经晚上十一点半了，于娜还没回家，高明不禁急躁起来。

三年前，官二代于娜嫁给了富二代高明，门当户对的两个人，花天价买了一份“爱情保险”。这份爱情保险的条约，规定了在婚姻内出现任何不可抗力因素，如重疾、入狱、意外死亡等导致两人无法共度余生的情况，则由保险公司赔付巨额赔偿金。假如出问题的一方是高明，受益人就是于娜。反之，如果出问题的是于娜，那么受益人则是高明。保险的附加条件是，感情破裂、出轨等因素无法得到赔付。

原本两人以为这保险永远派不上用场，谁知一场反腐风暴，把两家迅速打回原形。高明和于娜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为了钱



发愁。钱没了，花钱的习惯还在，高明赌瘾难耐，挪用了公司账面上不少钱，年底总公司派人来结算，事情一定兜不住。于娜依旧珠光宝气，家底没了，她又吃不起苦不愿自力更生，哪来那么多钱呢？于娜自然而然地傍上了情人。短短三年，两人的感情天翻地覆。

眼下，高明公司结账的日子越来越近，如果还没有钱堵住公款的窟窿，他免不了锒铛入狱。高明一旦入狱，保险会自动生效，于娜将获得一大笔赔偿金，还能找个新的男人在外面逍遥快活。一想到这里，高明就恨得牙痒痒。索性杀了于娜，伪造成意外身亡，他自己就可以独吞保险赔偿金。高明选择了一种可以迅速麻痹心脏的神经毒素，于娜本来就心脏不好，这样就算死了，也可以被认定为心脏病发。

万事俱备，于娜却迟迟没有出现，手机也关机了，难道她察觉到了什么？高明越想越心虚，越心虚越紧张，正在此时，手机突然响起，把他吓了一跳。来电是个陌生号码，高明迟疑了一下，按下了接听键。话筒里传出一个低沉的男声："你老婆被撞死了，赶紧过来看看。"高明心里先是一惊，接着是一阵欣喜，但很快又恢复了理智："你谁啊？怎么知道我手机号？你怎么知道被撞的人是我老婆？"对方没接高明的话茬，怒道："你是不是叫高明？你老婆是不是叫于娜？我好心告诉你，你还不领情。快来江畔支路，你老婆被人撞飞了，你爱来不来！"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假如说于娜真的死了，高明岂不是省了很多事？高明顾不上深究，抄起车钥匙就下了楼。午夜十二点，城区异常安静，高明把黑色雪佛兰开得飞快，嘴角忍不住微微上翘。等他把车拐到江畔支路的时候，心却凉了一大半：他被人耍了！江畔支路正在施工，半盏路灯都没有，四周一片漆黑，高明借着车灯下车看了一圈，根本没有车祸痕迹，他又去江边转了一圈，更是人影全无。高明回拨刚才的号码，却打不通了。他怒气冲冲地回到车上，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从刚上车开始就这样，恐怕是鼻炎发作了。

高明开车回到家，已是后半夜，他身心俱疲，栽在沙发里便睡。不知过了多久，高明的手机又响了起来，又是一个陌生号码。"你好，是于娜家属吗？我是交警队的，于娜出了车祸，请你带上有效证件过来一趟。"又是车祸？高明火气直



往上顶："骗子，你耍我一回不够，还要耍我第二回，你当我傻啊？"高明气得把手机一关，摔了出去。这下可好，再也不会有骚扰电话了。这一夜，高明睡得特别沉。

2.离奇失踪

第二天早晨，有个五十多岁的马警察上门来找高明，说是电话联系不上高明，只好上门找。高明来到了交警队，老马狠狠地把他教育了一番："你怎么做人家老公的，媳妇一晚没回家，都不知道着急。有防范意识是好，但把警察当骗子，是不是有点自作聪明了。"高明不敢回嘴，却也不把老马的话当回事，只问了句："于娜到底怎么了？"老马努努嘴："还得等一个人，等他来了我一起说。"

老马说的那人四十来岁，络腮胡子，名叫周海，看穿戴似乎是个有点身家的小老板。周海在高明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老马总算开口了："昨天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江畔支路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当场死亡，另一名女子失踪。我们推测，失踪女子是被撞飞后坠入江中。肇事司机已经逃逸，我们正在全力追捕。"高明一下子想到了昨晚的那通电话，竟然真出了车祸？老马接着对周海说道："周先生节哀，如果没有异议，请在这签字。"说着，又转头对高明说："高先生，我们在江畔找到这只高跟鞋和女士包，包里有于娜身份证。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已经派人向下游寻找，但水流湍急，她很可能……"高明心中禁不住欢呼起来：于娜死定了！表面却不敢声张："请你们尽力寻找，有消息通知我。"



老马斜眼看了看高明："好，请你也在这里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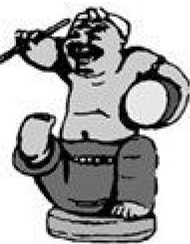
个字。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老马话没说完，高明鼻子一痒，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对不起，你想问我什么？”老马迟疑了一下，把笔递了过去：“没事，签字吧。”这时，一旁的周海递给了老马一张名片：“如果抓到那个司机，请第一时间告诉我！”高明扫了一眼，名片上写着“祥瑞汽配城总经理，周海”的字样。听周海这么一说，高明才反应过来，还有个逃逸的肇事司机呢，难道昨晚打匿名电话的是肇事司机？高明转念一想，保险赔偿金没到手，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便也假惺惺地说道：“也一定通知我。”

出了交警队，高明直奔保险公司。那份“爱情保险”的投保价格贵得离谱，但它的赔付条款也十分特殊。接待他的保险员当即表示，像于娜车祸失踪这种情况符合保险条款，如果一个月内未找到失踪者，便可马上启动赔付程序。高明乐得头晕目眩，保险员却话锋一转：“但是高先生，保险受益人不是您。”高明被劈头泼了盆冷水：“不可能！除了我不会有别人！”

“我们的信息没有错，于娜小姐在三个月前更改了受益人。对不起。”保险员有点尴尬，高明却一拍桌子：“谁是受益人？”保险员刚想说保密，高明却疯了一样，一把夺过保单，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周海”。高明呆住了，这个周海一定是于娜的情夫！不就是在交警队碰上的那个男人吗？

高明越想越不对劲，他不甘心本属于自己的赔偿金被人夺走，于是决定跟踪周海，看看能不能抓到什么蛛丝马迹。一连三天，周海都是朝九晚五，越是规律，高明越觉得有问题。这天，高明早上出门，发现周海只在汽配城停留了一会儿，就开车往城郊的方向去了。高明不敢跟太近怕被周海发觉，直到对方下了高速拐进一扇大门后，才慢慢跟上。没想到大门里竟是一片开阔地，到处都是垒起的破损汽车，高明兴奋起来，这是回收报废汽车的地方！

周海的车停在院子西南角，那个位置周围没有其他掩体，高明只能藏到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等周海离开后才敢上前查看。西南角停着一辆黑色雪佛兰，和自己平时开的那部一样。不同的是，这辆黑色雪佛兰的车前风挡已经破了，还带着斑斑血迹，保险杠严重变形，车漆仍然很新，积灰少，看来刚被拖来不久。高明此时已心中有数，拿



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乐呵呵地离开了。

高明觉得周海这人比自己狠毒多了，杀了于娜不说，顺手连自己老婆也给干掉了。高明已经盘算好，要真是周海干的，他必须从周海的嘴里抠回来一半肉。正想着怎么跟周海摊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家楼下。“马警官？有消息了？”高明原本就在想见不得光的事，忽然见到警察，心里难免有点慌。

老马笑着说：“别叫我警官了，我们见面那天是我最后一天当值，我已经光荣退休了。我就是挺遗憾，退休前还碰上个案子没破。这次的肇事司机太狡猾，好像踩好点似的，走的全是市区的施工路段，没有一个探头拍到肇事车辆。不过你放心，不是有句话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高明只好敷衍着点头。老马绕了一圈，说到了重点：“我那天去你家，看见一桌子菜都没动，你是在等媳妇回家吃饭？”高明神经立刻紧绷起来：“啊，是，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老马眼睛放光：“你既然在等她，她又一夜没回家，那你怎么不着急，在家睡大觉？”

高明总不能承认自己杀人未遂吧？惊慌之下，只好把那晚接到匿名电话的事拿出来搪塞。老马一听，立刻发火了：“这么重要的情况你当时怎么不说！”高明小声说道：“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去现场看了，那时候真没发生车祸。”老马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呀！那个电话号码你抄给我。”老马走时把高明一顿数落，见老马走远，高明这才松了一口气。高明把心一横，事不宜迟，还有一个月，总公司的结算小组就要来了，他要立





刻跟周海摊牌，赶在东窗事发之前拿到赔偿金。

3.迷雾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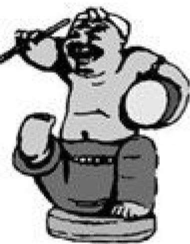
周海似乎对高明的出现没什么意外，两人约在了祥瑞汽配城旁边的茶庄。

“我想我们一面之缘，也没什么好聊的吧？”周海端着茶盏嘬了一口，完全没把高明放在眼里。高明刚跷起二郎腿准备端端架子，却一连串打了好几个喷嚏，顿觉有些狼狈。高明揉揉鼻子，拿出手机，把自己拍到的黑色雪佛兰照片展示给周海，开口道：“你跟于娜是什么关系，我很清楚。我也知道她把保险受益人改成了你。我已经找到证据了，你就是开着这辆车，撞死了你老婆还有于娜。不过，你没想到被我发现了吧？不想坐牢，就给我五百万封口费。”周海放下茶盏，起身正了正衣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如果你有破案线索就去告诉警察。你这敲诈的手段真不怎么高明。”说罢，周海就要走，高明见没有震住对方，心里又羞又恼，硬扯着周海不让他走，周海冷冷一笑：“你再不松手我报警了。”高明怕了，眼睁睁地看着周海走了。

这时高明鼻子一痒，又打了好几个喷嚏。他一低头，看到地上有张卡片，是家租车行的名片。看来，这是刚才拉扯时从周海口袋里掉落的。高明一下子兴奋起来：周海再傻也不会用自己的车去撞于娜，肯定是租了车啊！租车行应该都有监控，要是他拿到周海租车的视频，看周海还有什么可说的？

高明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他依着卡片上的地址找到了租车行。高明编了个瞎话：“我那天过来租车，有个很重要的东西被偷了，我就想看看监控到底是谁干的，你放心，我绝不连累你们。”高明边说边掏给老板五百块钱。老板想，监控三个月一清空，还不如废物利用，把这监控卖了呢，于是把近三个月的监控视频全拷给了高明。

回到家，高明连喝几杯咖啡，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整整看了一宿，一点线索也没有。眼见天光大亮，高明早就哈欠连天。忽然，视频里出现了一个人，让他一激灵醒了过来。视频里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啊！高明使劲揉了揉眼睛，又把视频倒回去重看了好几次，那人的裤子、鞋子、黄绿色外套，甚至连帽子口罩都是自己的。高明立



马冲进卧室翻箱倒柜，这才发现，视频里出现的衣服都不见了。高明越想越觉得惊悚，这时，门铃响了，高明一开门，扑过来两个黑影，高明急呼救命，对方却拍拍他的脑袋：“别叫了，看清楚，我们是警察。”

银色警徽闪得高明头晕眼花，他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一到问讯室警察就说道：“说吧，你是怎么伪造这起交通事故的？”高明委屈地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警察却一拍桌子：“还狡辩！我们已经排查走访了周边所有的废车处理厂，找到了肇事车辆。在找到的黑色雪佛兰里提取到了你的指纹。另外，我们还知道你和妻子于娜投保过巨额保险。”高明赶紧插嘴：“但受益人不是我！是周海，他跟于娜有不正当关系，就是他为了骗保杀的人，跟我没关系！”

“你说的情况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周海确实也有嫌疑，但肇事车辆里没有他的指纹。另外，他已经承认了他和于娜的关系，并认为自己的老婆和于娜一起被撞，很可能是他老婆约于娜出去谈判，不幸被牵连了。”警察的话让高明火冒三丈：“我为什么要杀于娜，让周海占便宜？”警察冷笑一声：“骗保是你的作案动机，但你没想到受益人更改了。我们在黑色雪佛兰后备厢里发现了你的衣物，而且租车行的监控就在你这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高明早就听得两眼发黑，脑袋嗡嗡作响。他还有什么可说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为什么车里会有他的指纹？为什么租车行的监控里会有他的身影？为什么自己的衣服跑到了肇事车的后备厢？难道是他朝思暮想地想杀于娜，结果精神分裂，在梦游中做了这些事？高明一夜没睡，又遭遇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急火攻心，竟然晕了过去。

4.转机显现

再醒来，高明已经在医院了。意外的是，床边坐着一个熟人，正是老马。“听说这案子转到刑侦了，我就打听了一下，没想到你这人胆子还不小啊。”高明一听，急着辩白，可嘴巴张了半天，只干巴巴地说了句：“真不是我干的。”

老马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你上次说的那个号码我查了，是网络虚拟电话，查不出什么，但这说明了个问题……”高明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什么问题？能证明我的清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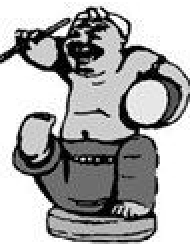


老马看着笔记本上自己画的歪歪扭扭的关系图，说道："这事有几个疑点，这个电话是其中之一。另外，肇事车辆和你自己的车一样，都是黑色雪佛兰。假如真是你租车作案，不太可能租一辆和自己一样的车。不过，这都不足以为你洗脱嫌疑，你还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高明哪敢再隐瞒，把自己想要谋杀于娜骗保，跟踪敲诈周海的事，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老马皱着眉头，许久才说道："走吧，让我看看你那瓶毒酒，否则怎么相信你？"高明愣了一下："我……可以走吗？"老马拍拍他的肩膀："我已经为你办了取保候审，我能想到的疑点，办案的同志们也都想到了，只要你说实话，会弄清真相的。"

高明跟老马也就见过两次，这种时刻老马肯帮他，让他感动得眼眶发红，不知说什么好。"你可别高兴太早，现在的证据对你太不利了，如果没有新的进展，不排除以现有证据立案的可能。"老马神情严肃，看起来不是吓唬高明。高明赶紧从床上弹起，让老马跟自己回家。路上，经过一家卖香水的商铺时，高明又一次打起了喷嚏，这喷嚏倒是把高明打醒了。

店员见高明停下了脚步，介绍道："先生，这款古龙水十分适合男士，它萃取了一种天然植物的成分，拥有独特的味道。"高明瞬间像通了电一样，激动地拉住老马："我知道了！那天我接完电话出去，开的雪佛兰不是我自己的车，而是周海租来的那辆，所以车里会有我的指纹。我把车开回来后，他又开着车杀了自己的老婆。于娜说是失踪，应该是躲起来了！那天我一上车，就不停地打喷嚏，后来两次见到周海，我也都有过敏表现，他身上的味道就是这种古龙水。"老马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样看，很多事就串起来了。周海的身形本就与你相当，换上你的衣服去租车完全有可能。看来，你捡到那张租车行的卡片，还有去废旧车场，不会是巧合那么简单。如果真是这样，你可一直被周海牵着鼻子走啊！"

高明连连称是，老马却给他浇了盆冷水："虽然从逻辑上说得通，但是这不能成为证据。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关键的人。"高明赶紧问："谁？挖地三尺我也要把他找出来。"老马满脸严肃："于娜。没有她，周海换不了车钥匙，也拿不到那些衣服。你媳妇的算计能力可比你高明多了。"听到这里，高明又恨又惭愧，感叹道："这么大的城市，找个藏起来的人太难了。"

老马叹了口气："你还真不动脑啊。她没了身份证，肯定不能住旅店宾馆，周海那么多房产，哪还不能金屋藏娇呢？"高明一拍脑袋："对！我真是太笨了。"

5.保险奏效

高明这两天一直在监视周海，老马则托熟人去拿周海所有房产的信息，高明本来没抱啥希望，可是他小瞧了老马，这才两天的工夫，信息就到手了。老马跑来告诉高明："一共五处，有楼房有平房，分散在不同的城区里。"高明拿过来一看还真是，他汇报道："这几天周海没啥情况，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就昨天去洗了次车。"老马眉头一皱："洗车？那我们不用费事乱跑了。城郊的这处平房最有可能。"高明觉得奇怪，洗车跟这事有关系？老马点拨道："多看看天气预报，一周内只有城郊下了两次隔道雨。"

那处平房在城乡接合部，等高明他们赶到时，大门紧锁，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什么端倪。老马却胸有成竹地让高明报警："这锁上面的灰被擦掉了，于娜十有八九就在里面。"高明趁老马不备翻墙进了院子，高明想当面问问于娜，她是怎么一步步算计自己的。老马没拦住，只好也跟着翻了进去。俩人一进院子，屋里就传来了女人呼救的声音。高明砸开门锁，里面的人正是于娜。

夫妻见面分外眼红，互相破口大骂，老马调停了好半天才让二人冷静下来。老马怕两人又掐起来，索性岔开话题："刚才是你喊救命吧？看来你跟周海闹掰了？"于娜恨恨地说："周海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本来商量好，杀了周海老婆，然后嫁祸给高明。等高明一坐牢，他那份保险就会生效，那时我再出现领取那份赔偿金。没想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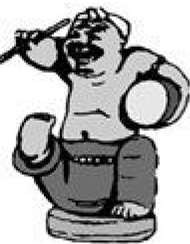
“没想到周海用各种理由把你关在这里，你立刻想到周海其实早就有两手准备。计划顺利，你们俩就拿着高明的保险赔偿金远走高飞；计划不顺利，周海就把你杀了，他拿着你的赔偿金自己逍遥快活。”老马的话全都说到了点子上，惹得于娜又是一阵毒骂。

一旁的高明早就听得后背发凉，心想，他们仨真是演了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最可悲的是，他自己还是食物链最底端的那只蝉。想到这，高明未免有几分看开了，没了之前的火气，说道：“我有件事不明白，家里的车是咱俩共用，你之前要换走车钥匙并不难。可那天晚上我开着周海准备的雪佛兰回了家，按说第二天我开自己的车时，会发现车钥匙有问题啊？”于娜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开车走后我就回家了，一直到你回家，等你睡着了才悄悄换回了钥匙离开。”

老马已经报了警，他忍不住插嘴道：“越是自认为逻辑缜密的犯罪，越容易被抓住破绽，人啊，都是自作聪明。”高明不愿意再和于娜共处一室，索性出了屋子，跟老马一起等警察来。高明已经想好了，该向警察承认的就承认，该他承担的就承担，这几天真是太累了。于娜被关了好几天，也想出门透透气，她刚站到马路上，一辆黑色奥迪便急驶而来，把于娜撞飞了出去。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老马和高明都吓傻了，那黑色奥迪倒了回去，冲向老马和高明。“是周海！”高明大吼一声，拽着老马跑进了院内，幸亏院墙垒得结实，奥迪撞毁了墙，周海一头撞上了方向盘，再也起不来了。远处，警笛声渐近……

三个月后，高明因挪用公款被处以有期徒刑八年。有意思的是，高明坐牢后，保险赔偿金应该归于娜，可于娜那天被周海撞死了，这笔赔偿金成了于娜的遗产。由于周海也已死亡，高明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又继承了这笔钱。正是因为这笔钱，高明才返还了挪用的公款，得到了酌情轻判。现在，高明不担心这八年的日子难熬，至少对他来说，监狱生活比起之前互相算计的日子，要保险多了。

（发稿编辑：陶云韫）
（题图、插图：谢 颖）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然而早年间官场中竟有一种令人发指的陋俗，官匪勾结，让无辜之人入狱顶罪，俗称“宰白鸭”……



白鸭宰不得

□ 徐嘉青

1. 偶遇

早年的时候，在豫北的黄池县境内，有个叫小麻寺的村子。村子南边不远，有一处水荡，据说这个水荡下面连通着黄河，一百多年来不曾干过。有山靠山，有水吃水，村子里不少人在水荡里养鸭子，每天一大早，就能听到水荡里到处响起“嘎嘎”的叫声。

小麻寺村里有个年轻人叫刘敬廉，他长得文质彬彬，模样周正。这天，他背着一篓鸭蛋和两只肥硕的白鸭到集市上去卖，鸭蛋很快就卖光了，可一直快到天黑，还有一只白鸭没有卖出去。正当他打算收拾东西回家的时候，天忽然变了，紧接着就下起雨来。

恰好集市旁边有个小旅店，刘敬廉连忙抱着白鸭到了里面。一进门，不留神与一人撞了个满怀，刘敬廉抬头一看，不觉愣住了，眼前的这人跟自己长得极像，如果不是穿着打扮不一样，肯定会有很多人认错。

刘敬廉连忙道歉，那人见到刘敬廉，也好像吃了一惊，过了片刻才拱手道：“不打紧。”说完，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着刘敬廉，半天才



“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我真是有缘，没想到世上会有与我如此相像之人！兄弟要是不嫌弃，坐到一块儿喝两杯如何？”

刘敬廉说：“那怎好叨扰？何况我手里还有它。”

那人看了看刘敬廉手中的白鸭，一笑说：“无妨，店家，把这位兄弟手中的这只白鸭宰了，炖道汤。”接着他回过头，冲着刘敬廉说：“这白鸭多少钱，我付给你！”

话说到这份儿上，刘敬廉不好再推托。店家走了过来，接过他手中的白鸭，岂料白鸭猛地一挣扎，捆着双脚的草绳竟断裂开来，它“嘎嘎”叫着，从店家手中跳到地上，摇摆着肥硕的身子飞快地跑出屋子，一头扎进雨中。

店家刚要出去追赶，那人叫住他说：“慢着慢着，不就是一只鸭子嘛，不必追了。兄弟，这是纹银半两，够吗？”

刘敬廉慌忙说道：“够了够了，让兄长见笑了。”

那人硬把银子塞到刘敬廉怀里，然后拉着他坐到桌旁，给他倒了杯酒，两人边吃边聊。那人说自己叫孙东泽，是个买卖人，平日里天南海北地跑，钱虽说没挣多少，朋友倒是交了不少。

聊了一会儿，天已黑了下来，雨还没有停歇的样子，刘敬廉不免担忧起来，因为他家距此有十好几里地，要是一直下雨的话，就回不了家了。孙东泽看他忧心忡忡的模样，就问他有什么心事。刘敬廉把事情说了，孙东泽一听，马上说道：“旅店里有的是住处，你只管住下就是，你放心，费用我全包了。”

看着孙东泽一脸真诚，刘敬廉盛情难却，心中很是感激。吃喝已毕，他就跟随着孙东泽去了客房。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孙东泽把蜡烛点上，跟刘敬廉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刘敬廉的眼皮直打架，孙东泽的谈兴却依然浓厚。忽然他一拍脑袋，跳起来说道：“糟糕，我刚想起一件事——来这里的时候我路过一座庙，就进去歇息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却把一件行李落在那儿了，现在才想起来。外面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去怪害怕的，兄弟，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呢？”

刘敬廉无端受了人家这么多恩惠，心里正过意不去，也没有多想，就点头同意了。

这时雨已经停了，孙东泽走在前面，刘敬廉跟在后面，到了地方，孙东泽走进寺庙的大殿，借着微弱



的星光看了看，欢喜地说："兄弟，这不是我落下的东西吗？都还在这儿呢！"说完，他把包裹拿在手里，掸了掸上面的土，转身刚要走，忽然捂着肚子叫起来："兄弟，你先帮我把东西拿着，我肚子疼，上趟茅厕。"

孙东泽把包裹塞到刘敬廉的怀里，匆匆忙忙向庙后跑去。刘敬廉拎着包裹，站在庙前的廊檐下等着。等了大半天，也没见孙东泽回来，刘敬廉有点着急，就向庙后一边走一边呼唤。可喊了好几声，也没人答应，到了庙后一看，空无一人，哪里还有孙东泽的影儿？



刘敬廉没法子，只好拎着包裹回到旅店。店家看到刘敬廉，告诉他说，孙东泽刚才回来了，他说自己有急事先走了，临走前嘱咐说房钱已经交了，让刘敬廉安心住下。刘敬廉听了，只得一个人回到屋里。他打开孙东泽落下的包裹一看，里面是几件平常衣物，也就没太在意。

2. 遭祸

第二天一大早，刘敬廉离开旅店，径直回家。到家后，刘敬廉把昨天的事情跟父亲刘长山讲了一遍。刘长山听完，说："这人是个厚道人，他出了买鸭的钱，却没有得到鸭子，这便宜咱不能占。"

刘敬廉说："爹，白鸭自己跑掉了。"

刘长山一笑说："没，这家伙识路，自个儿跑回家了。"

刘敬廉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一看，果不其然，那白鸭就在不远处一摇一摆地走着，时不时还发出"嘎嘎"的叫声。按照刘长山的意思，要把白鸭抓住，给孙东泽送去，刘敬廉说："他还有个包裹落在我这呢，按理该和白鸭一起送去，可是



他走得匆忙，不知该去哪里找他呀！”听了这话，刘长山只得作罢。

几天后，刘敬廉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就赶着鸭群去水荡。等鸭子吃饱喝足，他又把鸭群赶回家去。回到家里，父亲刘长山有些紧张地说：“听人说咱县出大事了。”

刘敬廉问：“啥大事？”

刘长山说：“黄员外家遭强盗抢了，家里死了好几口人。”

听到这话，刘敬廉吃惊不小，黄员外在黄池县赫赫有名，他家财万贯，为人厚道，名声很是不错，谁料竟遭此横祸。

刘敬廉忙问：“强盗抓住了吗？”

刘长山说：“听说刚刚抓住。”

父子俩又说了一会儿闲话，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响起了“砰砰”的敲门声。父子俩来到屋外，打开院门一看，不觉愣住了，门外站着好几个衙役。领头的衙役看到刘敬廉后，打开手中的一幅画卷，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了他半天，旁边几个衙役也凑过来看，说道：“没错，就是他。”

领头的衙役说：“盗首就是他，前去绑了！”

话音一落，几个衙役“呼啦”向前一拥，当即就用绳子把刘敬廉绑了个结结实实。刘敬廉一边挣扎一边问：“各位老爷，我刘敬廉犯了啥王法，你们这样待我？”

领头的衙役冷笑道：“自己犯了啥事还不知道吗？一会儿到了衙门你就不这样问了。”接着他一挥手，“进屋给我搜！”

几个衙役冲进屋里，很快就拿着一个包裹出来，正是孙东泽落在庙里、被刘敬廉带回来的那个。刘长山扑上来想拉住儿子，一个衙役飞起一脚，把他踢翻在地，他趴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衙役们把儿子带走了。

刘长山以为是衙役抓错了人，忙简单收拾了东西，赶往县城探听消息。到了县城，他问了好些人，也没人告诉他刘敬廉究竟被关在哪里，最后有位好心人给他指了条路，说送点银子给衙役，兴许能得到消息，他这才打听到一位姓姜的衙役的住处。见了面之后，刘长山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子，递了过去。这个姓姜的衙役正是县里的捕头，那天就是他带人去捉的刘敬廉。收下银子，姜捕头的态度好多了，刘长山询问儿子的下落，不料姜捕头却摇晃着脑袋反问：“你说的刘敬廉是什么人？”



刘长山着急道："就是那天你们从我家里抓走的年轻人啊！"

姜捕头慢悠悠地说："他怎么是刘敬廉，分明是盗首孙东泽！他领着一伙歹人抢劫了黄员外的家，还杀了好几口人，实属罪大恶极，现已押入大牢，单等县太爷上报的文书下来后问斩呢！"

刘长山连忙辩解："他是我的儿子刘敬廉，根本不是盗首，你们一定抓错人了。"

姜捕头把眼一瞪说："抓错人了？要是抓错人，他为何承认自己就是孙东泽呢？快点走吧，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刘长山觉得天都快塌了，一向奉公守法的儿子，怎么会变成了盗首呢？这里面肯定有冤屈！

3. 诬陷

从姜捕头家出来，刘长山有心去县衙击鼓喊冤，可再一想，自己一介草民，无钱无势，去告状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刘长山头脑还算灵活，他想了个主意，打算在开刀问斩那一天，在刑场替儿子喊冤。

一个月后，从县衙传出消息，抢劫黄员外家的众案犯将在两天之后问斩。

到了那天，刘长山早早就来到了刑场，找了个最靠前的位置，单等着儿子出现。过了不久，只见人群往两边一分，空出了一条道路，一众衙役押着几辆囚车穿过人群，第一辆囚车内正是刘敬廉。刘长山一看，儿子披头散发，伤痕累累，衣服上有个大大的"囚"字，他心里不由得一阵酸痛。



到了刑场，衙役打开囚车，把一众犯人挨个提出来，反绑好双手，命他们跪在地上。刘长山知道不能再等了，就向刑场里冲去，一边冲一边高声喊道："儿啊，



你怎么会是盗首？有冤屈要喊出来呀！”

他的喊声被很多人听到了，刘敬廉抬起头，一看是父亲，眼泪当即流了下来，他也高声喊道：“冤枉啊，我不是盗首孙东泽，我是小麻寺的刘敬廉！我是在狱中被屈打成招的！”

原来，刘敬廉那天到了公堂上后，黄池县令莫宗江一拍惊堂木，说：“下跪的可是盗首孙东泽？”

刘敬廉连忙否认，莫宗江却说：“在你家中搜出的衣物，与黄员外家人看到的盗首所穿衣物相同，铁证如山，还敢狡辩！来呀，带其他案犯上来，跟他对质！”

被押进来的几个人看了一眼刘敬廉，纷纷惊讶地问：“大哥，你怎么也被抓了？”

莫宗江问那几个人：“他可是你们的头头孙东泽？”

几个人说：“是的，太爷。”

莫宗江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怒道：“你还有何话说？来呀，大刑伺候！”

刘敬廉熬不过大刑，只得屈打成招。他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今天一到刑场，听到父亲刘长山的喊声，他心中的愤慨一下子被激了起来，这才喊了冤。

犯人当众翻供喊冤，这下刑场上可乱了套，百姓们议论纷纷。作为监斩官的莫宗江一看，知道如果执意开刀问斩，定然会激起民愤，自己的官位也可能不保，于是他说道：“犯人喊冤，此案或有不实之处，本县将择日重新审理。来呀，将犯人押回！”

刘敬廉被重新带到大堂上，刘长山也被带了过去，不少围观的百姓也跟了过去，聚在公堂外面，伸长脖子往里面看稀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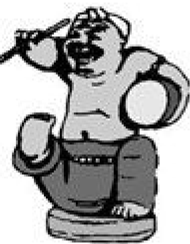
莫宗江拍了一下惊堂木，厉声问刘敬廉：“你说你不是盗首孙东泽，可有证据？”

刘敬廉望了一眼刘长山，指着他说：“这是我父亲刘长山，他可以证明我是他儿子刘敬廉！”

莫宗江“嘿嘿”一乐说：“他说是你父亲，他就是了？办案讲究的是证据。”他又冲着刘长山说：“刘长山，你怎么证明他就是你儿子？”

刘长山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他就是我儿子，邻居们都知道呀，还要啥证明？”

莫宗江变色道：“刘长山，如果你和邻居们得了盗首的好处，故意作伪证呢？拿不出切实的证据，别说本官不信，就是你告到府里省里，上官也是万万不信的。听好了，



本官限你三日时间，若能够拿出证据来则罢了，若拿不出来，就连你一同治罪！”

4. 毒计

刘长山失魂落魄地走出公堂，正在郁闷之时，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叫道：“刘长山，留步。”

刘长山回过头一看，叫自己的竟是姜捕头，他忙问道：“姜捕头，您有事吗？”

姜捕头压低声音说：“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姜捕头领着刘长山去了一家偏僻的茶馆，先要了两杯茶，这才说：“要说你这事也真够蹊跷的，我私下说一句，做父亲的怎么就不能证明那是儿子？不过话说回来，县太爷也没错，此案事关重大，没有证据，光凭一句话，还真不能贸然下结论。你想到证明的法子了吗？”

刘长山叹了口气，流着眼泪说：“我一介草民，哪里去找什么证据呀？”

姜捕头说：“我看你的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看在你救子的一片真心上，我这里倒有个法子，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试试？”

刘长山一听，眼睛立刻亮了起来，说：“只要能救儿子，啥法子我都愿意一试！”

姜捕头就把自己的法子说了出来。

姜捕头说，自己办案多年，有一回，府里派来一名仵作协助他办一个案子。这名仵作在闲谈中告诉他一个验证亲子关系的法子，那就是把一人的血滴在另一人的骨头上，如果两人之间确有亲子关系，血就能融入骨头之中，反之则会顺着骨头流下来，无法融入。

姜捕头说：“这个法子，既可以用父亲的血滴在儿子的骨头上，也可以用儿子的血滴在父亲的骨头上，只不过那骨头要埋在土中三年以上。”

听到这话，刘长山的眼神黯淡下来，说：“骨头要埋在土中三年才有用，我就是现在去死，也来不及了……”说完，刘长山站起身来，打算要走，姜捕头却叫住了他：“慢着慢着，我还没把话说完呢！骨头如果不能埋在土中三年，用火烧也行，一火顶三年。”

刘长山听了，低下头半晌无言。最后，他长叹一声，说：“罢了罢了，既然如此，我就舍一命去救儿子吧！”

第二天，县里传出消息，刘长



山因作伪证在一处空地上畏罪自焚而死。

5. 验亲

这日，莫宗江重新升堂问案，县衙门前挤满了来看热闹的百姓，刘敬廉又被带到了公堂之上。

莫宗江冲着下面问道："本官限定的三日时间已到，那个刑场喊冤、自称盗首父亲的刘长山可曾到公堂上来？"

话音刚落，旁边有衙役叩首禀道："启禀太爷，刘长山两日前已自焚身亡，据说他是因为作了伪证，害怕事情败露才畏罪自尽的。"

莫宗江"哦"了一声："竟有这样的事？遗骨你们可曾处理？"

衙役回禀说："遗骨就在外面，我们已经贴出告示，通知刘长山的家人来处理后事。"

莫宗江点头叹道："人在做，天在看，刘长山啊刘长山，你这又是何必呢？"说完，他冲着刘敬廉道："盗首孙东泽，作伪证之人已经畏罪自焚，你还有何话要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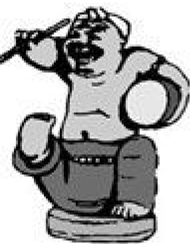
此时刘敬廉早已哭成了泪人，现在听莫宗江问话，他擦了一把眼泪说："老爷，家父昨夜托梦给小人，他说有高人教给他一个验亲的法子，如果我真是他的儿子，只要把我的血滴一滴在他的遗骨上，血液就会迅速融入遗骨；如果不是他的儿子，血滴会从骨头上直接滑落。小人恳请老爷当堂一试！"

莫宗江一听，不由得暗自发笑，说："这个法子倒新鲜，本官有好生之德，就准许你一试。"

说完，莫宗江命人从外面拿来一根刘长山的遗骨，把上面的黑迹清洗干净后，盛放到一个光洁的大盘子上，端到了刘敬廉的面前。

刘敬廉看着父亲的遗骨，不由





得泪水涟涟，说："爹，希望您老人家保佑儿子，滴血验亲成功。"

一名衙役走了过来，用针在刘敬廉的手指上扎了一下，一颗豆大的血珠出现在了指尖，然后衙役把刘敬廉的手向下一按，那滴血就滴落在遗骨上。大堂下，围观的百姓们屏住呼吸看着，生怕错过了。

只见那滴血落在遗骨上后，并没有像水珠那样向下滑落，而是像朵花一样铺展开来，转眼间就被遗骨吸了个干干净净。

一旁的衙役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愣了片刻才对莫宗江说："禀告太爷，血、血被骨头吸收了。"

莫宗江刚才也在屏息凝神地看着，听衙役一说，当即惊叫道："不可能，这不可能！"

堂下的众百姓发出了一片惊叹声，接着议论纷纷，都说此事定有冤情，这是老天爷给出的警示！

莫宗江头上见了汗，他呆了半晌才说："先把嫌犯带下去，择日重审。"

6.真相

莫宗江没有机会再重审这个案子，因为中间有了这么多波折，众百姓口耳相传，这案子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朝廷派来一位名叫于泽来的刑部官员，负责复查此事。

这于泽来性格耿直，做事认真，很快就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孙东泽带着一伙匪徒抢劫了黄员外家后，与众匪徒分头逃窜，途中邂逅了刘敬廉。孙东泽见刘敬廉与自己长得极为相像，心生一计。他刻意与刘敬廉结交，想法子把装有自己衣物的包裹留在刘敬廉那里，以便日后事发，好给自己留个"替身"。

果然几日后，一个劫匪被巡逻的衙役捕获，很快就招供了，孙东泽和其他同伙纷纷落网。孙东泽寻着机会，悄悄地问姜捕头："捕头老爷，您愿不愿意发财升官？"

姜捕头一听，顿时来了兴趣，孙东泽说："我想找只'白鸭'做替身，如果您能从中维护，我愿意把多年积攒下来的财产拱手相送。这样一来，您既能发一笔大财，又能因为办案得力获得升迁。"

起初姜捕头还有所顾忌，后来他听说刘敬廉跟孙东泽本人长得极像，充当"白鸭"极为合适，不会被人看破；又听说刘敬廉已经拿了孙东泽扔掉的包裹，物证齐全，这才动了心。



姜捕头不敢独吞财物，将此事禀告了知县莫宗江。莫宗江一听孙东泽愿意献上全部财产，那可是一笔巨款啊，当即动了心，命姜捕头带人赶往小麻寺村抓走了刘敬廉，并对其施以酷刑，最后屈打成招。谁知道刘长山救子心切，在刑场上当众喊冤，闹得尽人皆知。

为了除去隐患，莫宗江经过深思熟虑，想了个法子。他让姜捕头假意去帮助刘长山，告诉他滴血验亲的法子。这法子是莫宗江在一本古书上看到的，他觉得这个法子玄乎得很，多半是古人杜撰的。刘长山听后果然信以为真，就在一片空地上自焚而死。

莫宗江得知刘长山已死，松了一口气。不料刘敬廉竟然梦到了亡父，还在梦里得知了滴血验亲的法子。

刘敬廉提出当场一试，莫宗江想着这个法子不过是古人臆想的，就同意了，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此时莫宗江已骑虎难下，事情传开去，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派来刑部官员于泽来，最终真相大白。

真正的盗首孙东泽缉拿归案后被凌迟处死，莫宗江被革职查办流放边疆，姜捕头同样被流放，其他参与的人，都遭到了处罚。无辜含冤的刘敬廉被无罪释放。

刘敬廉带着父亲刘长山的遗骨回了家，多日未曾回家，院子里已经凌乱不堪。忽然，他听到“嘎嘎”的叫声，抬头一看，只见一群鸭子正朝他走来，领头的是一只肥硕的白鸭，正是之前从刀口逃走的那只。目睹此景，刘敬廉不由得潸然泪下……

（发稿编辑：吕　佳）

（题图、插图：杨宏富）

2018年1月(下)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答案：神秘之处是电梯。这是一组双层电梯，上下两个电梯内部装饰完全一样，一个长宽高各两米的铁箱在放进电梯后，里面肯定不能再站其他人，现场观众必须要走楼梯或乘另一部电梯。当电梯到达底楼时，出现的铁箱其实是没有魔术师的另一个箱子。两星期后，再采取相同办法将两个铁箱掉包，表演就完成了。魔术师的助手为了除掉他，故意没有更换铁箱，把装有魔术师的铁箱直接埋到了地下。

思维风暴答案：图形E。其余图形都能折叠成立方体。唯独图形E不行。



故事会微信号：story63，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参与互动！

·神探夏洛克·

楼梯中间的脚印

玛丽的父亲因涉嫌杀人被逮捕了。死者是金融大佬杰克，被发现死在一艘停泊在岸边的帆船上，当时杰克正躺在床上看书，被人一枪毙命。床头立着一根蜡烛，顶部燃烧的地方呈倾斜状，应是凶手逃跑时弄灭了。舱口楼梯上留有带血的鞋印，鞋印被确认是玛丽父亲的。玛丽找到夏洛克，请求他为父亲辩护。当天玛丽父亲去还钱，到达时发现杰克死了，因为害怕，慌乱中不小心踩上了尸体的血。

这时正值退潮，帆船搁浅在沙滩上。夏洛克请示了警署，和玛丽一起又去查看了现场。

船舱内的尸体已被处理，蜡烛原样立在床头。帆船倾斜约 15 度，夏洛克叉开了两脚才站立住，他看看四周，问玛丽："你父亲来船上时，是涨潮，船是浮起来的吧？"

玛丽很惊讶："是，父亲是这么说的。您是怎么知道的？"

"楼梯上的脚印，是在正中间。假如船搁浅倾斜，人是无法在楼梯中间走的，因为脚会滑到倾斜的一边，只能在楼梯的一侧走。"

"所以……这样能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吗？"

"当然。因为受害人是在退潮时被杀的。当时船被搁浅，和现在一样倾斜着。"

你知道夏洛克是怎么推理的吗？

超级视觉

这是一幅有双重含义的画作：这样看，是猎人站在浅滩中，举起猎枪对着逃走的天鹅。当你把画颠倒过来，又会看见什么呢？



疯狂QA

已知 2+2= 鱼，3+3= 八，那么 7+7= ？

A. 三角形　B. 圆形　C. 马　D. 鹿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登录 http://t.cn/RYcBVPv。
3. 购买 2018 年 2 月下《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80。



种小羊

刘建平



从前，在塞北的一个山村里，有一个叫土娃的穷苦孩子，家里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只母羊。

这天，土娃打草回来，发现母羊不见了。他找呀找，找到村边小树林旁，听见里面闹闹哄哄的，他进去一看，财主田五带着一帮人，正围着一堆篝火吃烤羊。旁边扔着一张羊皮，羊皮上是土娃亲手绑上去的一绺一绺的红布条。

土娃气得不行，冲到田五跟前，大声说："你为什么偷我的羊？"

田五扭头一看是土娃，"嘿嘿"一笑，说："我家有的是羊，凭什么说我偷吃你家的羊？"

土娃反驳道："这地方羊绑红布条的没有第二家，不是我家的是谁家的？你赔我羊！"说着，他哭了起来。

田五看赖不过，干脆一拉脸，说："羊是我吃的，你能怎样？"

说完，田五一把推开土娃，他的佣人也起来给了土娃几脚，一帮人骂骂咧咧扬长而去。

土娃含着泪，从灰里头扒拉出一堆羊骨头，把比较完整的骨头一根根拣出来，用衣服包好，一边往回走，一边放声大哭。

刚走到大路上，土娃撞到一个人的怀里。对方问："娃儿，你为



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土娃抹了抹泪，看清是个戴着高帽子的瘦老头，就答道：“老爷爷，我唯一的羊被人偷吃了，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了。”

瘦老头和蔼地笑了，说：“不要哭，给我说说怎么回事，说不定我有办法能帮到你呢？”

土娃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了，瘦老头听完，“哈哈”一笑，说：“这个我还真能帮到你，你把羊骨头拿好，我自有用处。”

土娃看瘦老头说得那么肯定，破涕为笑，领着瘦老头回了家。瘦老头围着土娃的房子转了几圈，指着屋后一块地，说：“土娃，你把这块地围起来，围得越密越好。”

土娃从树林里砍来树枝，忙活了大半天，在屋后密密匝匝地竖起来一圈篱笆，围出来大约一分地。第二天一早，瘦老头又指挥道：“每隔三尺挖一个三寸深的坑，把羊骨头埋进去。”土娃认认真真地把羊骨头一一埋进土里。第三天一早，瘦老头在地里开始绕圈，嘴里念念有词。三圈过后，瘦老头让土娃往地里浇了水，说：“从今往后，每天早上浇一次水，地里不管长出什么，你不要去碰。五个月后，我再来找你。”土娃答应了，依依不舍地送别了瘦老头。

过了些日子，土娃发现种羊骨头的地方隆起了一个个土包，土包微微颤动，好像有东西在底下动。这天早上，土娃再去浇水，惊喜地发现土包都裂开了，每个土包底下都钻出一只小羊崽来，只有麻雀鸟那么大，脐带连在土里头，个个趴在地上，一晃一晃很不稳当，站不起来，眼也睁不开。土娃数了数，一共五十只羊，心里高兴坏了，他按时浇水，天天守护，盼着羊崽赶快长大……

这边田五偷吃了土娃的羊之后，想悄悄看这个穷小子饿死的笑话，却看到土娃领回家一个瘦老头，还开了一块地，把羊骨头给种到土里去了。田五眼泪差点儿都笑出来了：“这小子魔怔了，把一个疯老头领回家，还把羊骨头当庄稼种到土里去了。”没想到，土娃的地里真长出了羊崽。田五笑不出来了，惊得差点儿掉了下巴，他眼珠一转，决定慢慢地看看究竟。

土娃的羊崽一天天长大，一个月后有小猫那么大，三个月后有小狗那么大了。五个月时，除了脐带还在地上，羊崽们在地上撒欢、叫唤、相互打斗，与一般的羊崽没什么两样，这地快成为一个羊圈了。



土娃心里高兴，盼着瘦老头回来。五个月一到，瘦老头果然来了，只见他一只手拿出一面锣，一只手抽出一只槌子，对着羊崽们“咣咣咣”敲打起来，羊崽们一惊，一阵乱跑，把连在地上的脐带扯断了。

瘦老头扭头对土娃说：“好了，小羊算是出生了，从今天开始，你要带着羊群去吃草喝水。羊长大后，可以生羊崽，也可以卖钱，用不了几年，你的日子就能好起来。”

瘦老头话还没说完，田五带着人从旁边突然跳了出来，说：“老头，看你种羊半年，真是开眼。你这办法不错，也帮我们种点儿羊！”

瘦老头拒绝道：“你已经有那么多羊，不种也够了。而且，我这办法啊，在穷人身上管用，在富人身上不管用；在好人身上管用，在坏人身上不管用。”

田五拿眼扫了扫几个佣人，说：“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只好把土娃的这些羊牵走了。你思量思量。”

几个佣人撸袖子就要动手，瘦老头一摆手，说：“恭敬不如从命，你要不怕，咱就种！你想种多少，种在哪儿，你说吧。”

田五摩挲着手想了想，说：“当然越多越好，种一千只，不，我要种三千只羊。种到村后荒山上，那边想开多少地就能开出多少地。”

瘦老头说：“悉听尊便。三千块羊骨头请自备，记住了，必须是自家的羊，骨头越大，出的羊越好。”

田五满脸兴奋，马上吩咐佣人说：“你们几个赶紧回家，分出两拨人，一拨人上后山开荒，一拨人去圈里头把我那二百只羊全都拉出来杀了，骨头留好，等着下种。”

几个人答应一声，一溜烟回去了。田五对瘦老头说：“请回我们家小住吧，到我家好吃好喝伺候着，比这里强多了。”瘦老头也没拒绝，别了土娃，跟着田五回家了。

没几天，后山荒地开出十亩地来，稀稀落落地扎起了篱笆。瘦老头说可以下种了，田五就带着家人亲自下地，老头说隔三尺下种，但田五每隔二尺就种一块，把零碎羊骨头都埋了进去。忙活好几天，十亩地不知道种下了几千块骨头。

这天早上，瘦老头来到后山，绕着十亩地转了三圈，念了半天咒语，出了一身汗，跟田五说：“行了，今天开始每天浇水，五个月后我再来，你们不要私自碰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否则后果自负。”

田五连连点头，说：“我肯定照看好。五个月后你要是不来，土



娃的羊就是我的。”

瘦老头“哼”了一声，说：“你的心思还是放在自个儿地里头吧。”

瘦老头走后，田五天天督促佣人浇水。十亩地太大，几个佣人偷奸耍滑，有的浇了水、有的没浇上。过了段时间，羊崽果然从土包里拱出来了。过了两三个月，羊崽明显长大不少。田五发现，小部分羊崽活泼壮实，大部分却瘦弱不堪，他想大概还没长好，没太在意。

又过了一个月，羊崽强弱差别愈发明显，而且羊崽间距太近，很多羊活动时把脐带绕到了一起。壮实的羊崽老是拿脑袋砸瘦弱的羊崽，每天都死好几十只，把田五心疼坏了。他心里明白自己没听瘦老头的话，怨不了别人，赶紧让佣人把死羊崽清理出去。后来干脆“间苗”一次，用刀砍死了一部分瘦弱的羊崽，拉开了羊崽之间的距离。可这样一来，羊崽之间的距离又变远了，相互之间够不着、玩不了，羊崽们变得郁郁寡欢，长得没了生气。

田五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好不容易熬到第五个月，地里头还剩一千只低头耷脑的羊崽，左等右等，瘦老头就是不来。

这天，佣人跑来说：“不好了，不好了，羊崽昨夜遭了狼群，死伤好几百只……”田五差点儿没背过气去，跑到地里数数，就剩下五百只活羊崽了。田五指责道：“你们这帮人处处不用心，篱笆扎得那么敷衍，狼能不进来吗？这羊崽一天不断脐，我一天就踏实不了。那老头八成是不来了，咱们又不是没见过怎么断脐带，自己动手得了。给我找面锣去！”



佣人远近找遍，愣是没找到一面锣，跟田五一说，田五跳起来了，说：“没那面锣，羊崽就烂在地里么？一人拿把镰刀，跟我割羊脐去！”

镰刀拿来了，田五指挥佣人开始割羊脐带，大家一起动手，



羊崽们割一个跑一个，都挤到一处扎堆去了。忙活半天，就差最后一只羊崽没割脐带了，田五大喊一声："最后一只羊，由我来割！"田五正要下手，突然听见有人吼："慢着！"田五吓了一跳，扭头一看，是瘦老头来了。瘦老头环视一番，脸色十分严峻，说："再割了这只羊，你一只羊都留不下！你瞧瞧，割下来的羊都成什么样了？"



田五刚才没注意，现在一看，刚才扎堆打闹的羊崽一只只倒地上不动了，上前一看，都蹬腿死了。

田五面如土色，结结巴巴地说："这、这是怎么回事？"

瘦老头厉声说道："篱笆不严、浇水不均、间距不准、时辰不到、收法不对，今天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好在剩下一只羊，供你生活也算对得起你了！"

说罢，瘦老头拿出锣和槌，"咣咣咣"敲了几下，最后那只羊一惊，挣断了脐带，跑到一边去了。田五跟过去赶紧护住了羊。佣人们都是势利眼，一看田五只剩下一只羊，一哄而散，不肯再为这个落魄的东家干活了。田五树倒猢狲散，最后无可奈何地叹口气，牵着羊回去了。

这时，土娃从远处跑来，拉住瘦老头说："爷爷，快去我家看看，这些日子羊都长大了。你跟我回家，以后就跟我住在一起吧！"

瘦老头欣慰地笑着说："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爷爷很喜欢，但是天下还有许多穷苦的人等着爷爷去帮忙呢。你好好养羊，好好过日子，将来去帮助更多的穷人家。"

土娃百般挽留不住，只好再次送别了瘦老头。

瘦老头虽然没有留下来，但瘦老头救济世人的言和行在土娃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发稿编辑：陶云韫）
（题图、插图：孙小片）





一碗壮行酒

■ 王长军

抗日最艰难的时期，战火烧到了全国，遥远的小山村都有日军扫荡的身影。

这天，一个连队在遭遇战过后被打散，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当务之急是摆脱鬼子的围追堵截，尽快回归大部队。这支连队很特殊，其中有好多半大孩子和伤病员。他们急行军到一个村子，战士们实在累得不行，盼着能吃口热茶热饭，再睡上一觉恢复体力。可由于鬼子的烧杀抢掠，村子内空无一人，一圈找下来，半粒粮食也没找到。战士们随身带的粮食也不多了。

连长一边布置警戒，一边吩咐战士们挖野菜剥树皮充饥。就在这时，炊事班胡班长从远处跑来，边跑边嚷，连声音都颤抖了："连长、连长，我找到一坛子酒！"

这一声，引得好几个战士快活地站起身来，这几位以前都爱喝上几口，听胡班长这么一说，一时连喉头都禁不住蠕动起来。其中最好酒的是大个子，瞧他那副张着嘴馋酒的样子，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连长听到也一脸惊喜，现在这局势，有这么一坛子酒，分量绝对不轻！可他转瞬间想起什么，问道："胡



班长，酒是在哪找到的？老百姓同意吗？”

胡班长把骨瘦如柴的胸脯一挺，说：“村内一个人也没有，我找谁同意去？不过我在放酒的地窖内放了一块大洋，足足抵得上酒钱啦，还留了张纸条说明情况。连长，酒可香了，让大伙解解馋吧，要不然只会让鬼子白白糟蹋。”

这时，四周响起好几声“咕咕”声，那是从战士们肚内发出来的，大个子更是偷偷咽了好几下口水。连长听在耳内、看在眼内，再看看战士们，个个瘦得眼睛都深陷进去，身上的衣服破一片挂一片，活脱脱一群叫花子，一时心疼不已，可说出来的话还是硬邦邦的：“酒先留下，目前不是开怀畅饮的时候，大伙儿先休息吧！”

接下来，大家的呼噜声是地动山摇，连长太累了，头一挨上枕头就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正睡得香，耳边突然有人叫道：“连长、连长，醒醒、醒醒！”

此时天还没亮，连长好容易睁开酸胀的眼睛，胡班长懊恼地对他说：“连长，有人偷酒喝！”

连长一听，“腾”的一下跃了起来，明目张胆偷酒喝，这还得了！他一声令下，全连火速集合。连长虎目扫视一番后喝道：“好大的胆，竟敢半夜偷酒，说，谁喝了？站出来！有胆子偷酒喝，没胆承认吗？”

沉默片刻后，大个子跨前一步站了出来，他一脸不服气，说：“我本来也不想，可那酒虫在喉咙里爬啊爬的，怎么也止不住，那个痒啊，能要命，我实在忍不住，就偷喝了两口，就两口，没有多喝。”

有人掩嘴偷笑起来，连长一瞪眼，笑声硬生生止住了，大个子又说：“连长，咱保不定什么时候就牺牲了，你就让我喝口酒呗，这样死了也是个快活鬼。”

连长大怒：“大个子，什么牺牲不牺牲的，不打败日本鬼子，谁也不许死！等胜利了，我弄一缸好酒，把你小子摁在酒缸内喝个够。现在不行，你违反命令，信不信我关你禁闭？说，还有谁偷酒喝？”

大个子一甩头，朝整整齐齐的队伍叫道：“二黑、大山……都别躲着藏着了，没用的，连长那鼻子比狗还灵，一闻就能闻出酒味，要是被揪出来，那脸就丢得更大了！”

大伙听了又想笑，可又不敢笑。二黑他们不好意思地站了出来，大个子说得不错，这几位脸都有点酡红，酒味冲人，惹得身边几个娃娃兵个个直捂鼻子，嚷嚷道熏死人了。



连长沉吟道："没出息的东西，关你们禁闭倒便宜你们了……"

这时，有放哨的战士急火流星一般跑来，隔着老远就喊道："连长，鬼子离我们不远了，他们正慢慢形成合围之势！"大伙"刷"的一下抄起枪，脸上没有慌乱，有的只是视死如归的平静。连长摆摆手，沉着地说："村子地形好，易守难攻，一排二排抵挡一阵问题不大。同志们，我们不能死守，更不能瞎拼，要保存实力，四周地形我昨晚看过了，南边路宽，四下里也没有遮挡，鬼子在那没法设伏，所以就从南边突围。现在，我命令成立突击队，杀开一条血路，谁敢报名？"

加入突击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九死一生。可连长话音一落，就有人大步上前，直起脖子叫道："连长，我第一个报名，我要将功赎罪！"又是大个子。然后二黑、大山，所有战士，只要能走路的、能拿动枪的，包括轻伤员、娃娃兵，个个齐刷刷地往前一步，叫道："我报名！"

大伙吵成了一锅粥："你那胳膊都快断啦，能扣动扳机吗？"又有人嚷："小屁孩，头倒蛮大的，可个子还没枪高哩，也要报名？"

娃娃兵一脸不服气地叫道："我个子没你高，可枪法比你准，打死过两个鬼子哩。我一定要加入突击队，鬼子杀了我父母……"

娃娃兵忍不住哭起来了，他这一哭，引得更多的战士愤慨起来："鬼子也杀死了我的亲人，连长，你不让我加入，我自个儿去！"



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连长眼睛一扫那坛酒，顿时有主意了，一声断喝："都别争了，原地稍息！"

连长说着，叫胡班长抱起那坛酒进了屋，关上了门。大伙面面相觑，不知道连长搞什么名堂，可又不敢问。过了片刻，



连长在屋内一声吆喝："都进来！"

大伙一进屋内，哇，酒香迎面扑来，再一看，连长和胡班长在桌上摆了一长溜碗，每个碗内倒了酒，那只酒坛子睡在地上，显然空了，想不到一坛子酒倒了这么多碗。

连长说："加入突击队基本上就有去无回，所以我决定把这坛酒赏给突击队的同志们。大伙喝了酒好有力气杀鬼子，不过每人只有半碗，尽不了兴，只有到阎王老爷那我再召集大伙痛痛快快地喝一顿啦。我命令，喝了酒之后，眼不花、头不晕、腿不软的同志才能加入突击队，不然，喝晕了还怎么杀鬼子？现在，听我口令，喊到谁谁上前喝，不许插队。第一个，我本人！"

连长说完，一个跨步上前，端起碗就喝。大伙大惊，连长加入突击队怎么行？谁来指挥部队？正要抢上前，迟了，"咕咚"两声，连长已仰脖子干了，"啪"的一声掼了大粗碗，在响亮的破碎声中连长叫道："大头娃娃！"

刚才那个头大个小、才十多岁的娃娃兵抢步上前，一脸兴奋地举碗就喝，谁知喝得快，吐得更快，"哇"的一声痛叫起来，双手在嘴边直扇，嚷道："太辣了、太辣了！"

大伙笑起来，笑声中连长吼道："大个子！"

大个子一步上前，端起碗，一口干了，同样掼了碗，却又有点发愣的样子："这酒怎么……"

连长再次吼起来："小不点！"连长一个接一个地叫着，一个老兵挨着一个娃娃兵或者伤病员，他喊到谁谁才能上前。

酒喝完了，娃娃兵脸红眼红，伤员也辣得不行，老兵们却显得分外有劲。连长让这二十个老兵排成一排，说："突击队成立了，上！"

战斗打响，连长领着战友，个个像老虎一样，无畏地往前冲……最终，突击队员无一幸存，但敌人的包围圈被撕开一条口子，大伙成功地冲了出去。

后来，连队追上了大部队，幸存的人正哀悼突击队员，胡班长放声大哭："你们都上了连长的当！"

伤员、娃娃兵不懂，胡子拉碴的胡班长哭着说："那一长溜碗，一碗是酒加水，一碗是酒，这样轮流排下去，连长指定喝酒顺序，让老兵们喝水，伤员和孩子们喝酒，存心不让他们加入突击队！连长图什么？他说，要保留革命火种……"

（发稿编辑：陶云韫）

（题图、插图：孙小片）



吓人的狗

■ 邵福军



刚子养了一只宠物狗，名叫“贝贝”，这狗体态婀娜，性情温顺，就是面相长得有点吓人。

有一次，贝贝偷偷溜出家门，有个老太太在后面看见它，立刻赞叹起来：“啧啧，瞧这小狗多漂亮！”贝贝被惊动，突然回过头，老太太看到贝贝的脸后惊叫起来：“天啊，吓死人了！”说着，老太太就吓得跌坐在地上，要不是刚子及时赶到，就出大事儿了。

这天，刚子在家里闲着，贝贝在他跟前又是打滚儿，又是作揖，想让刚子带它出去玩儿。自从上次吓倒老太太后，刚子轻易不敢带它出门，这次，他见贝贝这副模样，有点不忍心，就小心地牵着它，来到了公园。

这时，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正牵着妈妈的手走着。突然，贝贝挣脱刚子的手，“汪汪”叫着追了上去。刚子暗叫一声“不好”，赶忙向贝贝追去。

果然，小姑娘看见追过来的贝贝和刚子，顿时吓得脸色大变，惨叫着向妈妈跑去。妈妈一把抱起女儿，怒声呵斥：“该死，谁家的野狗！”刚子一把牵住贝贝，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妈妈瞪了刚子一眼，赶紧安慰女儿：“宝贝，别怕，你不是最喜欢小狗吗？”

“我是喜欢小狗的呀！”小姑娘赶忙从妈妈怀里挣脱开来，来到贝贝身前，疼爱地抚摸着它。妈妈惊愕地看着女儿，有点糊涂了：“你……怎么回事儿？”刚子也瞪大了双眼：小姑娘既然喜欢小狗，干吗跑呀？

“我……”小姑娘站起身，又钻进妈妈怀里，偷偷看了一眼刚子，“我是怕这个叔叔，他……他长得太吓人了。”

（发稿编辑：姚自豪）



重要的日子

■ 麻　坚

大力的姐姐姐夫出车祸双双去世了，只留下外甥小虎一个人孤苦无依。没办法，大力只好把小虎接了过来。可大力夫妻俩对小虎一点都不好，不仅给他吃剩饭剩菜，穿破烂衣服，还经常打骂他。

这天，大力正和朋友搓着麻将，妻子突然从娘家打来电话，让他去给小虎买一身新衣服换上，再买几套玩具放到小虎的房里。大力没放在心上，继续和朋友搓麻将。没搓几圈，妻子又来电话了，问他执行了命令没有。大力说没有，妻子一下就火了，说道："大力，你记住，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的命令你必须执行，不然出了事我跟你没完！"说完，妻子就把电话挂了。



难道今天有人要来家里？大力一惊。几天前，有人告诉大力，单位准备重用他，现在正是观察期。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力可不想让人知道他对小虎不好，于是赶紧放下麻将出了门。买完新衣服和玩具，大力见小虎房间又乱又脏，便动手搞起了卫生……确认没有纰漏后，大力就坐到客厅里静静地等着。

可天都黑透了，也不见有人来，大力忍不住给妻子打电话，可又打不通，大力只好狐疑着睡了。

第二天妻子一回来，大力就向妻子抱怨道："都是你，让我给小虎买这买那的，结果没人来，害我白忙一场。"妻子瞪了他一眼，说："谁告诉你家里要来人了？"大力有些生气，说道："那你干吗说昨天是重要的日子？我还以为……"

妻子轻叹了一口气，她拍拍大力，说道："昨天是中元节，我妈告诉我，这一天鬼是要回来探望亲人的。我是想到，要是你死去的姐姐姐夫回来，看见小虎穿得破破烂烂的，他们会放过我们吗？"

（发稿编辑：曹晴雯）



相　面

陈　健



山西煤老板陆十亿，业大家不大，年过花甲，独子尚未成家。陆十亿十分着急，广召各路婚介媒婆，为儿子寻觅合适的结婚对象。经过层层筛选，终于选出三位学识相貌俱佳的姑娘。可看了三位姑娘的照片，陆十亿却陷入了沉思。许久，他对秘书说："去把冷先生请来。"

冷先生是陆十亿的发小，没有其他本领，唯独擅长相面。这几十年，陆十亿得各路英杰相助，全凭这位冷先生察言观色，识人荐才。

冷先生被请来之后，陆十亿说出了心中所惑。原来，他选择儿媳妇还有最后一条标准，就是能生擅养。他希望冷先生能帮忙看看，这三位姑娘哪位命中多子。

冷先生拿起第一张照片，说："这个姑娘崇尚丁克……"陆十亿一听连忙摆手："不予考虑！"

冷先生拿起第二张照片，说："这姑娘命中应有一女……"陆十亿沉思道："有一女？那不是要把我陆家家产拱手送人？不予考虑！"

冷先生拿起第三张照片，说："这个姑娘命中应该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陆十亿惊呼道："就是她了！"

一个月后，第三位姑娘被陆家独子迎娶进门。

然而，十年过去了，陆家儿媳妇的肚子没有丝毫动静，这让陆十亿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他又把冷先生请到家中，要问个究竟。

冷先生沉思良久，他走到窗前，仔细观察了坐在院中的陆家儿媳妇，前后左右看了个清楚，这才恍然大悟。他把其中缘由向陆十亿娓娓道来："你儿媳妇命中确有三男一女，但那都是嫁入你陆家之前的事了。她十年未孕，是因为流产次数过多，已失去生育能力……"

（发稿编辑：曹晴雯）



外卖小哥花样多

■ 江户川柯南

最近，小北打听到老乡刘叔开了家送外卖的公司，据说生意还挺红火，小北就想去应聘试试。

老乡刘叔见了小北，问："你有啥才能没有？"小北一愣，想了想，拍拍胸脯说："我认路呀！送外卖肯定没问题！而且我还能吃苦……"

"就是颜值不够。"刘叔打断了小北的话，指了指公司里几个帅小伙，说，"我们有很多客户是女白领，她们见到外卖小哥长得帅，点外卖就更勤快啦！"



见小北不吭声，刘叔又问道："知道现在大米、蔬菜多少钱一斤吗？"小北答不上来，嘴硬道："这和送外卖又有什么关系？"

刘叔笑了笑，说："现在行业竞争大，没点特色服务怎么行？很多小区住户经常让外卖小哥上门时，捎带一些米、菜等东西，价格要适中，太便宜、太贵都不行。"

小北又蔫了，刘叔有些不忍心，说："对了，外卖小哥还有个技能，不知道你行不行？"正说着，刘叔指了指一个正要出门的小哥，对小北说："这个是阿龙，他正要出去送外卖，你跟他去跑一次就明白了。"

小北立马跨上电动车，跟了上去。不一会儿，阿龙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一间网吧。客户正打着游戏，见外卖来了，赶紧起身，而阿龙一屁股坐了下去，熟练地接过鼠标和键盘，行云流水地操作起来。

客户一边吃着小炒，一边笑着说道："阿龙，你游戏级别高，技术一流，幸好有你，我才能腾出手来吃上一口热乎菜啊！"

小北看愣了，不禁感叹道："现在要当个外卖小哥，门槛真高啊！"

（发稿编辑：丁娴瑶）





怎么夸你

■ 召　召

大东是个实诚人，说话直来直去，也不会夸人，可他妈就不同了，嘴上像抹了蜜，常把人夸得脸上像开了花。

这天，有个邻居在酒店办生日宴，大东和老妈也去了。酒宴上遇到了一位漂亮姑娘，老妈打量着，笑着夸了起来："啧啧，瞧这姑娘，身材像杨柳，脸蛋像桃花，眉毛像弯月，眼睛像葡萄，小口像樱桃，长得多漂亮啊！"

姑娘欣喜地看了老妈一眼，脸上露出害羞的表情。

大东心里暗暗佩服老妈，太会夸人了，而且口吐莲花，出口成章。

不一会儿，老妈又对着一位姑娘夸道："瞧这姑娘，长得白白嫩嫩的，水一样的美……"

老妈夸完姑娘，又夸起了一个小伙子："啧啧，瞧这小伙子，太有气质了……"

紧接着，又遇到一位小伙子，老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啧啧，瞧这小伙子，长得多高……"

因为老妈会夸人，她成了宴会上最受欢迎的人。

回家后，大东向老妈讨教该怎么夸人，老妈娓娓道来："就像今天老妈这样夸啊，比如，第一个姑娘，长得确实好看，你就实话实说夸她漂亮；第二个姑娘长得一般，你就夸她皮肤白；第三个小伙子长相一般，皮肤也不白，你就夸他有气质；第四个小伙子，啧啧，我从没见过长得这么丑的人，你就夸他长得高……"

这天，大东去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可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唉声叹气地回来了。

老妈觉得奇怪，问他怎么了，大东懊恼地说："他们都夸我长得高……"

（发稿编辑：姚自豪）



谁厉害

■ 若有情

老李打年轻时就是个无赖。这天早上，他骑电动车不小心摔倒，摔得并不重，他丢开车，想自己爬起来，可他用眼一瞄，发现一个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正向这边走来，看样子是个有钱人。老李不禁灵光一闪，躺在一边不动了。

中年男子看到老李，到近前时停下了，问道："大爷，你没事吧？"

老李"哼哼"道："没事，就是老胳膊老腿，想站起来不容易。"

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走上前要扶老李。就在这时，老李一把抱住中年男子，大叫："撞人了，撞人了！我脚伤了，起不来了……"



中年男子挣扎着要走开，无奈被老李抱得死死的。喊声引来了路人，大家指指点点，没人上前帮忙。

中年男子急着解释："大爷，你自己跌倒的，我就想扶你一把，你咋这样呢？"

老李说："就是你撞到我了，你得负责。"

中年男子显然有急事，不停抬腕看表。老李心里更踏实了，断定中年男子不会跟他纠缠太久。果然，中年男子再次看过表后，说："好吧，你想去医院还是……"

老李忙说："去医院就不必了，你赔钱就行。"说着，老李张开五指说最少五百块。中年男子打开钱夹，里面只有三百块现金。三百就三百，老李美滋滋地接过钱，刚想起来推车回家，惊见中年男子扶起自己的电动车，骑了上去。老李急忙阻拦道："你、你想干什么？这车是我前几天刚买的！"

中年男子笑笑，对围观路人说："你们看这大爷，糊涂了吧？车当然是我的，不然我一个走路的，咋能撞了你一个骑电动车的？"中年男子说罢，一拧电闸，扬长而去……

（发稿编辑：陶云韫）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小黑孩）


2016 新版发布啦！
世界读书日
龙源期刊



鼠标操作说明：

- 鼠标左键单击左右箭头进行前后翻页
- 单击鼠标右键放大与缩小
- 放大状态滑动鼠标滚轮上下移动页面

免费体验：

- 免费全本缩略图预览
- 免费前6页放大阅读

付费阅读：

- 可购买单期或订阅全年
- 可充值用余额进行购买
- 详情请见龙源期刊网会员与充值页